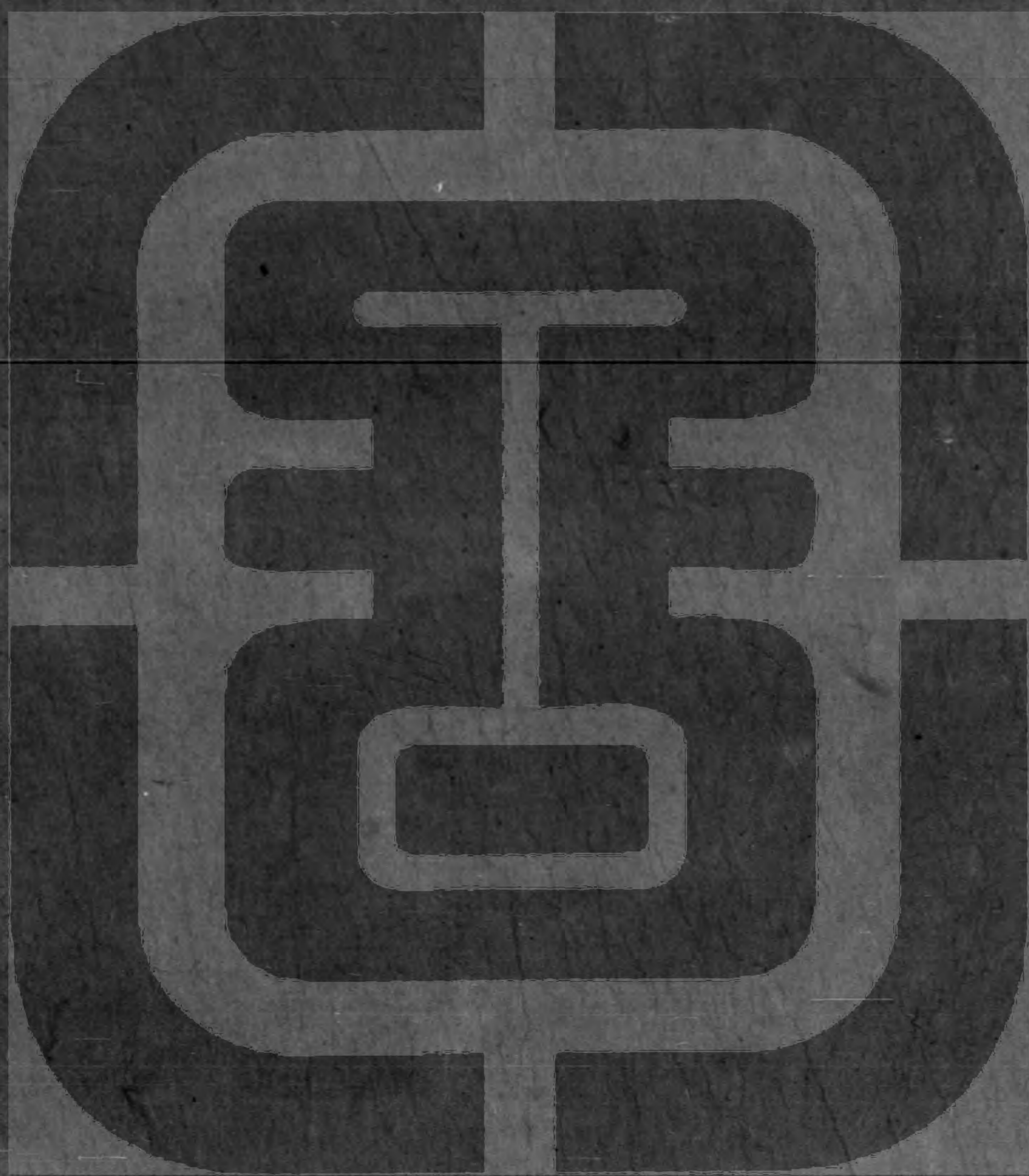


64985.4

24



幸存錄自叙

余少鈍劣讀書數百過輒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
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公車不舍括帙
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北都淪陷遺
弓痛憤生理已訖鎬京再興宮鄰金虎內憂外患交至而
潰余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随手淪
散今待死耳又復云何然于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口
冠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予所憶
質言之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攷焉失之畧者有之

失之誣者余其免夫跳身出潛卷帙無所携偶所遺忘無
可詢質筆楮時缺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余志也
乙酉九月朔吏部考功郎夏允彝敬述

龍余少歲及之入心主平未幾之於書報言其血平命
子歲前主野子其說其再與宮議金武內受林書文是
外則封詔策入因飛書夫計而三平能其北情命計
臣亦報請時所報家其亦報日隨入因公事不令其
余少歲及之入心主平未幾之於書報言其血平命
幸存錄目錄

幸存錄目次

國運盛衰之始

門戶大畧

門戶雜志

遼事雜志

流寇大畧

東口大畧

續幸存錄目次

南都大畧

南都雜誌

幸存錄

國運盛衰之始

神廟冲齡踐祚睿質夙成

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

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于薊鎮譚綸為督撫一切用舍興建惟戚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一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尤敢

戰深入殺一過當。是時九邊晏如，羣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之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其子，身歿怨叢，卒禍其家。繼之輔政者多避怨，趨時鮮能負荷。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于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歛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媿開元間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為威悚之不止也，不若高閣置之，批荅日寡，後遂絕不視。

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若以大臣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亦可。然所用者益寡，而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可採也，置之不荅亦可。然章疏一上不待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示詩教，趙興邦、宮應震、吳亮嗣等稱為當閔。虎豹放廢，天下賢人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為臺省者，皆閣不下舊臺省，亦復以籠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惟禁道

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遼東
之難一發而將駕兵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
崩瓦解禍發于天啟崇禎之代而其所從來久矣至群臣
背公營私日甚一日口寇之患愈迫朋黨之相攻愈苛雖
持論各有所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
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貪風俗日壞將
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知營進雖以
毅宗烈皇帝憂勤而不能挽回真如江河之日下也嗚呼
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卧治乎高皇帝一日兩視朝
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已
舜稱無為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云爾兢業豈以不
事為無為者乎乃無識者謂萬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
以操切致禍亂亦何悖也

典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小人
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為多然朋黨之論一起
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為世所
推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相防而國事

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興
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歷以前
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
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謇諤自負
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于東
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浙黨所自起也國本論起一時
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為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
居以為功聽者亦無可指以為罪也而上以為有意擁
立乃真他年富貴必欲身致之而不樂群臣上請然群臣

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
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
累、務仇賢者而痛懲之即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
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不幸也于時政府諸臣惟山陰
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即忤旨放歸餘
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為名未嘗不婉
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上以為激聒政府
亦以激聒目之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
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

言甘而無患宜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自言者為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為清論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為低昂交日益繁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為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々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為淮撫垂涎大拜多結遊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為游揚糾三才者即以為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

與言者為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之危梃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輩輔成之必成無疑矣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為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並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跡遂歸獄于皦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梃擊者張差持梃以闖青宮據稱欲訴二璫于上璫乃鄭

貴妃所遣建佛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顛窺其情大為叵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顛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寀入獄中鉤得其言以為主使出自國戚舉朝喧然以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辨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群臣為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而餘置不問劉光復倡言上甚慈愛太子甚仁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曉其所言為何即逮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

因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寀疏稱差言甚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寀特甚之寀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立計曲重處之然操論與之寀合如竇子偁陸大受皆至清而亦為所黜遂不少恕此則其曲在浚輩也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勉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

已是何心與若主使挺擊原未必然即令國戚懷凶謀願不用鳩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至重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反啟後世之疑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有不並立之勢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北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

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丕詩教韓浚周孔教輩楚為宮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為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竣也天竣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污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妒軋之麟附丕韓復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為時貴所抑礼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

趙興邦時為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並及詩教
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據陞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益憤
矣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斥趙之焰衰 神廟沮落
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
名流為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為銓憲大
臣即附麗東林亦無不由田間相須為顯官齊楚浙前此
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為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
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為冢宰
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皆為憲臣魏大中為吏垣長鄒惟

璉夏嘉遇程國祥俱為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小苛
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
以其傾仄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並及客
氏客氏者 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為夫婦者也 上
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為政向高故欲調停
而諸賢必欲逐去為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為不
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
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遂行斥
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小

人崔呈秀輩陰導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
疎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已者雖清必驅除附已者雖穢多
容納雖領袖之賢謬可重而蠹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
盡用邪人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鐙四出如楊漣左光斗
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詔下獄脩受毒刑以
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為祠祀者滿天下凡群臣
上疏必以 上與厥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
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駸々有易祚
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 熹廟賓天忠

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 烈皇帝一登極神
明自操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
慈陸澄原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
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 上復定逆黨之案
勵精求治數 召對每發言群臣皆不能及天下欣々望
太平是時東林諸臣為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尚存者人無
不以名賢推之為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僉
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 上恩
也宜同心憂國以報 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

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已疑其偏黨。及林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口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仗者。史堃袁弘勳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為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說為上所深惡。幸帝上神聖知

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寮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為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足以變一時，雖朝論亦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貳。周罷，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褊同之。口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為。上建一策者，溫去而薛敗，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机要，亦薛之褊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為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薛不出。逢

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舟上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
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罷相時其
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相結延儒
每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
然性素貪又見羣論之相推也益自恣納賄愈廣上亦
虛已聽之溥既沒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之左右皆
小人所趨日下若口圍杏山寇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
口闌入邊自燕及淮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口
將歸請出視師上以裴度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

未嘗鼓厲一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傳口輸銀于延
儒買歸路以出邊此其說亦虛妄然上以此懷怒彌甚
亟放之歸親訊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歸勒自盡如所
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
之憐以太攬權及貪賄也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
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
者寥寥以是益為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
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皆烈而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
不推重也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尚

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
樞臣吏可法有擇賢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據與姜曰廣
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
往來江上亦意在璐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
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黃得功高杰輩持為口實
力主今上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
相合可法輩實為其所賣上既立可法為首輔亟召天
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即出為督師士英有
阮大鍼之薦舉朝立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鍼一

出日以翻逆案處諸清流為事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
大鍼內用羣璫外用藩邸並收勲臣為助其意不過欲逐
宗周輩而內璫勲藩從此遂不可知賄賂大行凡察處者
重糾敗官者賍跡狼籍者皆用賄即還原官或數加超擢
時以擁立懷異心並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
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
直但當光熹以至烈皇帝未嘗稍以前事有嫌于
福邸諸臣亦未嘗以奪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以存法也
今上既立似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槩置舊事不問即

上啟其机羣臣亦當力解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
動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張
振孫者不啻人頭畜鳴又擁立操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
臣欲自侈其功凡糾人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事幾
起大獄卒致左帥因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
以防左帥口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口必無虞且欲因口
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口
一渡江國事瓦解其死難者有張捷與維垣兩人亦攻東
林之黨獨全大節者不可以其生平持論之偏以抑之也

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于國事
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為顧鄒諸賢繼為
楊左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
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汧趙繼為魏
崔繼為溫薛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
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
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議高而于籌口制寇卒無實著攻東
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忤刻
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

之耳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僉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議
猶得而持之間亦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尚耻人知之也攻
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目張
胆以網利為事以多納賄為榮而不以為耻矣東林初負
氣節每與內璫為難即賢璫王安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
慕賢非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之士
與璫納交者崇禎之季徃々有之矣攻東林者當 神廟
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為主而所以
媚璫者無所不極矣兼頌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

于南都而通璫者揚々驕語惟恐人不知也若兩黨之最
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已
必操戈攻之雖有賢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並
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實有
和平無競公正無偏者亦不之信也激而愈甚後憤深前
身家兩敗而因運從之謂皆 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後
世之論為賢為邪有難混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
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少懷偏忿平言其實庶鬼神
之可質也

神廟神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以鄙夷群臣之故置廢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故國事大壞即兩黨相攻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自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東林為好名爭國本為離間骨肉固上之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神廟神聖之主未必有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謂意在中宮病不可知貴

貴妃即可為國母故諄于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益皇然公論愈激上雖心厭惡之亦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矣錫爵一貫皆負氣節錫爵之意謂上意久定不欲歸權于羣下但

令羣臣無亟請即行冊立然三王並封之諭一下錫爵即為票擬施行至大宗伯馮琦力爭之而始自知其誤不可謂無咎也一貫與相比之臺省錢夢皋康丕揚輩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旨留之大為公論所非于建儲事亦大指如錫爵言李廷机清而勤自負甚高而于國本之

事輒謂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僉遂以奸邪目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及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至賓天之時乃命光廟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奪長之意久而弥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啟天下之疑亦國家氣運為之也。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于山東李已去二十年矣民歌思之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為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

此愈罵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鉤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辭醜甚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之語以三才為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其書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傑之習宜不為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寥今偶有此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又聞一孝廉負才名

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祇贈數金所偕孝廉頗以為愠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也。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愛韓敬之才託于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為昂元而元薦首攻之玉立實發其机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為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媿爾特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則自非治平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

節也。妖書之事甚妖一夕自宮門迄街衢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搜索無不至其揚、自得者不遇中書所指康丕揚數人而已所寃陷甚多、即高僧達觀固上所素重者亦死獄中皦生光素固凶狡無賴于妖書亦無實跡竟坐凌遲夫見怪不怪其怪乃敗當初發時倘上令焚去置不問不亦可乎而當局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至此可嘆也。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瑞實說之云苟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與之案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上

于貴妃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閔聖立誓晚而悔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為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于通州二璫以為磚瓦甚多不若置窰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于璫張差非通州人也乃鬻田買薪亦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于璫、復嚴責差、以產破薪焚訟又被屈不勝憤、遂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未知孰是總不祥之徵謂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璫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為小事也一時擾、紛爭其曲豈可偏坐哉。爭論

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前察典勢必及某、其意固在免察非所宜言也而于汴北京輩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跡北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未下而明時先為民然北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為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寬處者七人總為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為駭然繩其品行實不寬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已驅逐盡矣。

余師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輩至戚然嘗謂余曰當
丁巳察典竣韓嘗問以如何對以必翻韓詢其故張曰王
之寀顯目甚正何為重處之韓驚愕半日不語嗟乎吾師
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師亦韓之友而持論平恕每怪諸
公之太甚又如吾友徐石麒冢宰侯峒曾銀臺馬世奇太
史陳子龍給諫皆世所指名東林也其言亦甚公平每病
東林之雜而偏不盡公忠然世于張師必曰此攻東林者
也于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誤乎。齊楚
浙三方之貴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山東趙煥為

冢宰亦詩教為方從哲門人操其權故齊勢尤甚鄒之麟
倡言張鳳翔為選君必以年例處宗文廷元輩而齊與浙
離矣之麟既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輩皆才
名盛一時久擬臺省銓司俱改冷曹此其持局甚固然適
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潔而亦與衆共擯不亦誤
乎韓錢王周才既相伯仲又為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
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為對偶云敬字無
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不成材以賓
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周固為世詬厲矣王居

鄉最為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因運所關生此輩以致朝野紛也。熹廟之初羣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言之起甚微或以為新安門役也而向高南星輩愛之彌甚言必移時兩公即以病避客文言直入卧内所言必約楊左輩均重之傳梶首彈文言下獄廷杖放歸僉以梶通内訊之梶亦彈忠賢以自解未幾大獄起首逮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之禍弥大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此固君子本色而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殆不可解余與向高之仲

孫交言及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召諸名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每謂安言天下某皆清流也故一時召用皆文言所為文言雖遊諸公鄉間未嘗自私嗟乎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言力安得不為所累始之終之宜哉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不輕受人惠誠有以也。楊副院二十四大罪疏上政府韓爌亟稱之而首輔葉頓足以為事從此不可為矣然忠賢無外應亦未敢遽發自閣臣魏廣微以頒立失朝臺臣李應昇糾其應杖脊而廣微憤甚先是南星自以老病請特免其入朝得安心職

業于是廣微謂冢臣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朝即杖脊何不平至此挾憤與忠賢通盡逐諸臣及忠賢興大獄坐楊左諸公以多贓仍命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賊入門而欲其不掠不殺其可得耶若顧秉謙輩庸劣不足數不過為忠賢奴役耳不足論也。當忠賢最盛時舉國皆狂最盛者為五虎五彪然皆由崔呈秀以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甚焉者如周應秋為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不在虎彪下也此時與之合局而不忍與之同污者亦自有人

如高宏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王志道召用不肯出王永光上疏力言淫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捷赴召即忤璫黜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正之朝諸賢即宜捐成心偕大道而終亦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極惡其致死于清流因巡鹽淮揚時總憲高攀龍特糾其貪幾致之死故計不反顧因呈秀之縱惡愈成攀龍之知人矣諸賢之受璫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然亦有向來攬權好事自致此禍者其高卑不齊也最高惟周順昌生平至清亦獨立無黨獨魏大中盛時順昌未嘗與之合也大中

逮過吳門時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惟
謹至是不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遂以女許嫁大中孫
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歸語忠賢此亂臣所為受詆萬代
向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
痛語時事遂及于禍使順昌稍默必不及此真鐵漢
也緹騎至吳士民憤擊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
身入都既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即痛罵忠賢
輩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異順昌即
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廠異變舉朝駭愕合疏諷諫

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逡巡者然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
誣故終不免偉哉其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乎。是時士大
夫下詔獄者俱五毒備至惟高忠憲聞逮即自溺園池中
死而不赴其絕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謹遵屈平之遺
則聞忠憲生平學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文閣學常語余
曰生平止服一忠憲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
與自然尚有分也忠憲常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
念受譴即不畏及行遠竄值風雨因卧舟中數日餘遇晴
登岸入旅店中推窻忽觀桃花爛然遽有悟从此覺事。

有異並氣節之想亦冰融矣觀其遺書真有得者獨于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終不化也。四方請祠祀忠賢者其言皆絕醜不復知廉恥事而最盛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東林請祀之學官又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先師並尊入國學遽殛死自稱見子路擊怒之陸當崇正初亦伏誅小人所得幾何而甘為此可恨亦可怪也。忠賢凶惡非常國史當備載之余見術士徐姓者言遊都下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倡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

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剥皮吾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提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咸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言不能剥其皮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三案者梃擊紅丸移官也梃擊已識其畧矣二案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並召兵垣楊漣因漣上疏欲

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病已危殆諸臣言
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蒙天祐無虞。上慰以病
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嘗生子
女宜封皇貴妃朕在內亦安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
言。熹廟出遂將。上諭再為口傳李選侍忽從幃後手
挽。熹廟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亦唯。時有言。皇上
命封貴妃非皇后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
因呼可灼進藥羣臣待命于外藥進少時。上遽稱可灼
忠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賓天矣仍賞銀

幣如等于是羣臣奏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言
亦太過但不宜于賓天後復擬賞耳是時一月之內連遭
大喪朝中洵。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
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礼待東宮左光斗遽疏言
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武氏之
禍立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此亦過當楊左即拉
閣臣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受逼迫御史賈繼春遂言
先帝于羣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非
其言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礼楊左不可居以為功他人亦

不可詆之為罪也楊與賈互相訛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
共受封拜訛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遑遽自辨詞
頗哀高宏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平且確乃賈終
黜為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
遂以此殺楊左則寬弛甚即賈心亦憐之總之東林操論
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癩言可
灼無他意移官太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之過則可
然以此罪諸賢而加之一網不大誤乎當東林極盛時其
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散轉而已受處者即以為

不堪而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倍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累
累至輕者亦必為民盡追奪其誥命誰啟殺机出爾反爾
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當忠賢盛時雲
間奸人徐姓者上疏言士民願為立祠實絕無其人也惡
生周姓者與徐為姻相附麗借此索詐恣行其所營祠地
逼予居後欲攘予地廣祠居所以相逼者多方余終拒之
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至幸 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
得免嘉善錢繼登為蘇松道枷責徐周以示眾仍戍之。
熹廟病亟時魏璫張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為矣

熹廟召烈皇帝入見即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烈
皇帝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
以善視中宮為托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帝益惶恐求
出熹廟賓天忠賢自出請烈皇帝入宮烈皇帝亦
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也當是時羣臣無一
人得見烈皇帝者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携劍過
即取視其劍留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間左
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
取給之歡聲如雷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之有他變主

死且不可知矣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宜用
喪服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臣奔走出入者三
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放入既哭大行皇帝王魏兩
璫在喪次是日皆王璫發言語各部備喪禮而魏璫目且
腫黧矣羣臣出少頃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
聞或云魏欲自篡而崔以事未可為止之也从此諸奸失
勢憂懼不知所出而烈皇帝不動聲色遂元凶處奸黨
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較之世宗之中
興為更難矣時在朝皆魏黨莫發其奸楊維垣實首糾呈

秀始自相携貳然于璫仍不敢致訊也陸澄源錢元愨乃直指璫罪至錢嘉徵所言十大罪乃詳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始放之出至中途言者益甚當偵知上必重之遂自縊旅店呈秀列姬妾並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言者特知其机已就故發之耳嘉徵與余交循循大雅人其子孝廉泮有至性惜早夭嘉徵以貢為縣尹元愨擢司銓澄源旋與東林反唇所行亦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為善不卒惜哉上既處忠賢即因臺諫言定逆案

閣臣韓爌端而厚錢龍錫和而謙亦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十五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最輕者為民閣臣又以數十人上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顯皆書列入且云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累々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璫實蹟也當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掌惟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冢

臣王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
司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
上曰瑞圖以善寫為璫所愛宗道為呈秀母祭文稱在
天之靈可惡何如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
選待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
曰惟反覆所以為真小人于是案所羅列甚廣幾無一遺
矣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參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
爌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成虞廷陞曾參孫居相耳于趙
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如雖有頌璫之疏

疏至熹廟已賓天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邸
報以入之此何等事而草之羅入致被處者屢思翻案持
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
矣此則當局者之咎也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
永光亦清執王恭廠之變其疏獨侃侃或云此司屬張履
端王陞所勸為然亦永光矯之之徵也乃東林必欲逐而
去之至永光憤激為難引用袁宏勳張道藩輩再起元黃
之爭實已甚之故耳。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
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懼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

之不知。上果意在用周，不推適啟。上疑耳，安能力止耶？于是黨同之疑中于上者益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為之助，或云內庭已有為之應者，共費銀八萬，官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揚、不知也。倏蒙召對，謙益且自以為枚卜定于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溫疏，孫與錢廷辨溫言如湧泉而錢頗屈，因事出于意外也。先是錢已與韓敬為仇，韓固浙人，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枚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實寃而溫以為非，此不能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

而溫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于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弥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始終敬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溫之所為，而操守濫甚，敗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東林過激，以至此遂使天下左衽痛哉。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謂之有跡，但因事圖之，使其机自發而自上不疑也。無識者遂謂溫于各輔自勝，然其枝

刻陰險自非端人始而與周深相結周故力助而且援之
以進及周為大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
及科臣陳贊化糾周去之凡與周為難者溫皆援之以進
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實溫擠之也當袁崇煥之獄起
攻東林之黨者欲陷錢龍錫以徧織時賢周溫實主之後
因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久旱不雨言路復言及錢得減
辟為戍初出獄周即相遇極言上意怒甚有可怒甚多
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幾溫至錢
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

怒也于是聞者遂謂溫為真實而周多虛偽然特溫之巧
于擠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重而龍錫
其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相與結士升之入
政府溫凡有所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
陞總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成之及溫攻去文震孟頗
引錢為證錢亦有助溫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欲退者已
退而視錢為贅物也因有訐奏錢之弟撫滇士晉者溫即
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釭毋得洩言蓋欲借弟以逐其兄耳
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遂去

位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為溫所用幾受擯于公論受溫
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心槩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
多至于口口交訐不展一籌則凡居政府皆然不得獨責
溫也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
措則內璫啟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枯
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
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不足顧而攻
東林者默結之日以朋黨之名中於上其時以通內自
詡者史塗也輔臣錢龍錫之獄皆史擠之及其得出錢自

云大璫王寔心寃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于獄
也謙益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而發奸棍陳張之陰謀
陳與張立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死也厥璫王寔為之
而周之死也則又小璫怒之也廷臣通內漸亦不以為
醜曹璫之喪其父也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焉小璫喪
母大臣亦多往送甚有倡為傳單者揚不之議其九卿
不往鄭三俊程國祥耳廉恥道喪國事安得不敗然此時
璫輩特陰為播弄耳其畏上英明實甚也若南都之事
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為即聞之上無傷也票擬

銓除羣瑄人人可言即大瑄自好者亦嘆以為繩開畫裂
知敗極之不可救也視先帝朝天淵矣。周延儒之承
上眷最深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
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為必不可救周能微詞挽之已得減
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
用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史或多虛張即
如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
上默然甫還官即傳旨還以原官矣此亦周所長不可沒
也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

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
國不失賢相惜用之少遲謝陞不徇物情亦不違公論三
公者于二黨皆公虛不滯謝時合時離或以其机智少之
其糾許譽卿也實逢迎溫意未幾又推鄭三俊為總憲似
亦善補過者但寇口之難范死節最烈可照耀千古方以
直精微房入內聞難即自縊為僕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
擒之矣受刑至慘已搜其寓蕭然無一物欲脫而大用之
方終不屈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大節終無貶也謝不
免于臣口又未幾沒或云為口所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濶大不羈或亦邊才之選而用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為王坤叅之謫戍周延儒再召阮大鍼貫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與大帥黃得功劉良佐善曾一敗袁寇募其鄉黔兵為親丁頗能戰高杰之南遁士英厚待之劉澤清初至淮士英亦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史可法以為我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善也及擁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為已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史出鎮即國事敗壞之始也蓋四鎮驕悍馬尚可以向來交誼籠絡之史則與相水火安得

聽其驅使一至維揚即為高傑所困史竭心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且欲為史用而黃劉皆與高為難馬知高之向史也亦心厭之矣當北都初破時高傑與澤清皆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步間殺人無算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召首疏直糾之謂二鎮皆可殺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錄于是澤清忿然欲與姜劉為難馬遂因而用之四鎮皆合疏攻姜劉其詞凶悍甚史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史遂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混劉澤清又上疏攻史謂疏實其所上因史偶問故偶混答之至

尊之前倏偽倏真此真大怪事而馬方快于逐姜劉用大
鉞不復顧大柄之委去也史從此展布益難大鉞一出凡
海內人望無不羅織巧詆貪夫壬人無不滌洗拔用馬立
心疎濶原無殺人之意故不至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日
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為顯殊不知擁立懷二心
者不過錢姜數人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及之乎未幾有
妖僧大悲者自稱為先帝又自稱為某王殆類病狂者而
張孫振與大鉞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
叅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麒徐沂陳子龍祁彪

佳之屬咸列焉即余未嘗一日為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
廉而羅織俱欲首及之馬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
而有假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肯出
直由嘉興武林走紹興上密遣人召之乃還而言貌多
可疑欲羣臣識認馬亦先有揭言其必偽及羣臣往察王
鐸首言其偽舊東宮講官劉正宗李景廉亦以為所言講
讀事皆非實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請羣臣識認也謂講
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鉞密諭之往認拱乾入馬許以
即復原官且加超擢及識認之日偽東宮指方以為此固

講官也方不敢應及劉李具疏方亦不肯列名仍出都
民藉不平皆以為真中官言亦如之而縉紳皆以為偽
阮張又欲借以起大獄而黃得功首上疏不得遽加害劉
疏繼之左良玉袁繼咸遂上疏力争左遂詆馬阮輩稱兵
犯闕馬盡遣江北都下勁兵往禦之是時口已逼維揚有
言及口事者馬輒以為必無虞且欲用口以勦左四月二
十五日揚州城破可法死之口旋逼江而都城終不以為
意五月初九日口渡江無一矢相向者馬擁兵出遁孫振
輩或遁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難上至得功營得功戰

沒上亦陷口士英既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
太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掠卒未嘗與口一戰謂非天下罪
人安可得哉。南都之政咄怪事殆不勝書如偽東宮
其一矣又有偽皇后自稱上之元配且已生有子初在
河南按臣陳潛夫為之疏聞奉旨以為偽托着逐出境而
必欲自請至都及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變
詞此古今未有之異變也要其真偽非臣下所能測又
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儼然排闥闔為妄
言諸奸每借一事即欲為羅織之案賴上寬平馬士英

亦無殺机故得倖免庶務乖張如狂如醉無一官不用賄以入其價倍湧苟費多金雖身負至誥立致要地秘前與中官勲臣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中官向冢臣徐石麒居間欲用一縣令為吏部石麒怒拒之奏聞上亦不問又有給事陸朗外轉者費銀數千得中旨留之石麒質之內璫云此已進御遂無敢言者而給事反彈石麒去位要以進御固妄言但諸璫與馬阮輩相表裏或偶聞于上竟以從龍而來貧苦無資實奏上憐之不之罪也票擬前後相反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為尤甚凡白棍至都者

即日可為大帥凡前官未出缺而後官復陞授者累及至任互爭乃令舊者仍任而新者候缺于是舊欲固其位不得不輸賄新者前費賄難追更加賄以求舊官之速去大抵武弁之揚罔忌莫甚于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權要亦莫苦于此時也都城有滿街都督一部職方之謠嗚呼始于官鄰卒于金虎豈不痛哉。羣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焦心而羣臣無一公忠者羣臣之負宏光也上事、虛已而羣臣無不恣肆者其負固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馬世奇申

嘉胤成德金鉉劉理順許直自盡于官南都陷而徐石麒
劉宗周侯峒曾徐汧黃淳耀殉難于家不可以其東林也
而誡之若臣口臣寇如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以其東
林也而恕之又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
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濟鄒之麟張孫振陳子昂劉光
斗輩之失節亦不得以攻東林而恕之也。北都死難如
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死節凌義渠施邦曜周鳳
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勲臣襄
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

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
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弼吳剛吳嘉胤
陳于階錢棟祁彪佳勲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璵吳志葵
黃蜚侯承祖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光日月與二黨皆中立
故附記。成德之自盡先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
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
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沒亦慟而自
縊當德之屢糾溫體仁也廷杖考訊脩受慘毒其母力詈
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遂之出都謫戍遇口

變家屬盡沒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
召還而合門殉難最為烈。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
盡寇在中州知其清淳亦聚哭之。世奇二妾皆先自盡
。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誤在左即曰誤矣夫宜在左
仍易位而絕。南都之覆口勢甚盛人皆以為無可為矣
惟石麟矢死必圖興復禾城殺偽官後衆情紛。互猜出
石麟于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縊二義僕二
義僮从死焉。侯峒曾倡義守城殺口最多故口最恨之
城破自投池中口引出取其首指為元凶其子元演元潔

少年高才自聞南都破即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
弟爭死俱為口所殺義僕獲恕亦从死。黃淳耀初登第
即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
同守城。破與其弟星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為
歉。陳子階官祇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
。吳嘉胤已奉差出部聞口渡江乃復迴車寓于城外僧
寺欲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即自縊。侯承
祖守金山衛殺口五百餘力屈被擒罵口而死此數公者
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各為

立傳也凡死難者皆烈千古未知其詳又南都被破後起
義而死即草野間亦多其人俟再為詳記

幸存錄

遼事雜志

申大司馬元渚嘗語予曰為少司馬時嘗一晤李寅城寅
城以其為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之邊事曰為費甚多
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狹
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予但令殺口建功而已元渚
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日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之或責
以零勦劫帳或責以禦口先登計級受賞扣除前貸故人
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疑李

氏有異志兵莫強焉然李之費以養健兒者漸移以結朝
貴凡撫按出都必豫有以結之至則與相雷同任其欺蔽
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遊者以李氏為利藪李氏子弟
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余嘗叩之遼
友云當成梁盛時所招致智勇之士孰戰敵者甚多如柏
如楨時其人皆安往何潰壞一至此遼友曰此天也當成
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媿、精當及如柏輩既弱且蠢與
言皆潰甚其父兄之風無一存者一覩即知其必敗也嗟
乎李氏之盛衰即遼事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

又往、以口罪李亦屬太苛如柏敗後如楨即以大金吾
出鎮不遇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宇下疏舉之即因
而用焉已太草、廷弼至即糾如楨之大罪下獄擬辟言
亦太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無一人寬之
者如柏既庾死如楨自謂死無日矣忽中報奉 烈皇帝
旨宥之出獄如楨夜出囹圄家寓城外久不相通忽叩門
家人皆駭以為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宣遠舊封古人云記
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烈皇帝之謂乎。遼事
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當戊午發難葦

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哭于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為史籍所不經見己未二月十九日四路發兵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壯夫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雨沾衣皆黃土也既抵席忽見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耳實天色如赭下照也酒散歸衣皆染雨土滿矣閱兩日敗報至。遼東之破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覲面不相覩廣益之破余亦計偕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黑氣蔽天而

已癸未甲申之間天變尤多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下焚銅鐵皆融而下注殛死內侍甚衆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姪遊北雍遽歸至中途遇大風不止拔木飛瓦行人偃仆天之示戒為何如也惟南都之破無甚咎徵豈天以為不復可警故置之耶。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為庶幾而武臣如劉綎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己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况功未成乎吾鄉朱本洽為永平郡守嘉善錢士晉為大名郡守熊一見

稱其才且云遼事將與共功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口熊握手與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為亦作此遼事豈可為但當尋一散場耳意謂怒罵以圖逐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督學江南行法極嚴但知嚴士子而已不能盡破情面也崇煥少多談兵見人輒結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閩中縣令分較闡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敬者乎益遠一捷寔為首功遂自矜為已破胆必肯獻地講和召對自言五年滅

了無成算給諫許譽卿面叩之崇煥自然聊慰上望云爾給諫亟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柰何崇煥亦自覺失言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于上倘有不相應即可為卸擔地不意上悉從所請也赴援都門召見即請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千騎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優為錢庸人也不以其言為意及斬文龍疏

中即入錢語及口闌入朝端遂以殺文龍為崇煥罪而並及龍錫以崇煥為逆皆以龍錫為通逆一凌遲一擬辟蓋以逆瑞一案為附逆者所切齒欲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名賢其事且成矣欲自兵部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詞臣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宥言路屢以為請釋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于罪多矣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伍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

不能無欲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畧也承宗以為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然倖不與。值耳歸居里中城遂陷合家被害傷哉劉杜老將有名杜勇而疎劉為尤勝其所招致奇材劍客之屬實甲于羣帥劉敗後無有及之者大壽家富而勇曾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之故相得甚歡及為大帥子弟皆貴為列帥家丁皆夷人遼人多善戰都下擅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責之其妻固妾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為國用永平恢復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圍既久糧已竭而

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身自逃歸或云已輸誠于 謂壽
歸即舉八城盡降故 縱之然歸即為國堅守雖在 中
不之顧也亦非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
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致失節三桂即大壽甥其父吳襄向
為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賊所以誘致
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賊自矢滿桂勇而
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為統帥羣帥不之服也况各
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與戰兵不與
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覆非桂之罪也

數人而外卑卑不足論矣。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
以為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
云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也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
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兵
惟某地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哉。督撫莫能勝任將士
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皆庸、遼事所以益壞
也當江陵柄國時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口今將徃某
地防其犯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故無敗事後鮮繼
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

臣上疏必手答之此後只發一名東而已中外不相應安
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周宜興當國或以庇邊臣奏許周
周力辨謂向來不與邊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
者其敗不亦宜乎崇正朝凡為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
用法嚴亦下多負國耳其稍可者梁廷棟心明暢李繼貞
余大成兩職方未必知邊事而守甚潔債帥之風賴以少
改亦庶幾云

流寇大畧

流寇始于陝西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飢

饑民窮賦重從寇者日繁其勢固易剪除也楊鶴為三邊
總督欲撫安之既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為陝撫勦之
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
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廣
用陳奇瑜為總督寇入川而衰幾為川兵所盡奇瑜再主
撫漸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洪承疇總督
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
大帥曹勇而驕遽入山搜寇為敗沒賊復闖出楚豫間用
盧象昇為總督與承疇共勦寇孫傳庭為陝撫象昇身先

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又為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閩外兵亦被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一時以捷聞寇且衰矣因口入邊亟召三公入援口退即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邊傳庭于保定而寇復盛傳庭以稱病不實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為中樞疏薦熊文燦為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為名蓋言額外之地楚中寥濶或有之而四方或無是也有上書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勦賊餉昇文燦等以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賊必可撫專意

招降初賊之起紛紜無主名久之有老回回闖塌天滿天星翻山鷄等名亦未著姓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小袁缸輩漸並各寇為雄長文燦招獻忠降之處于穀城肆其凶悍日侮居民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逮論辟寇既復叛而口又闌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為賜坐設燕賦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賜劔自戮之權莫重焉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勦功必可成先是嗣昌在閩時議練兵十餘萬于各鎮用

以破口特加練餉使浮于遼餉之數至是即撥遼餉以充
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
嗣昌彈蜀撫邵捷春逮論辟民為訟寃獻忠遣奸細入襄
陽城與獄中大盜通又遣寇偽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
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遂立破襄王被難寇自發難以
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闖賊李
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
益張嗣昌旋沒或云服毒或云病沒其罪固應誅矣而
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譴責焉闖賊再圍開封前

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木皮筋皆盡乃人相食
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
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按臣任濟
與司李黃澍輩矢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良玉求救為
寇所擊去城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焉周藩與守土諸
臣皆走高處得免而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
河壞以使出走然河堤向高于城賴年々修堤得無壞寇
既圍城堤久不修治其潰固宜也 上為之痛憤拔澍為
御史優詔慰周藩出孫傳庭于獄為總督悉發秦晉兵從

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 上亦屢趣之出關傳庭
銳而疎寇屢偽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悉蕩寇遂
入關據有長安傳庭走死先是寇所破城邑甚多武弁多
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
屈降矣寇即由秦入晉所至風靡 上先遣閣臣吳姓出
督師姓逡巡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
上怒黜姓旋逮問謫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
減愚民競以為闖賊不殺人至即迎降幾不留行惟榆林
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闖死無一降者榆林多

老将效也賊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郡
守張嶙然迎降且為之用 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躬送

之出城待以殊礼然兵餉皆絀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
李至真定不能前而賊已逼矣李為賊得不能死傳聞賊
以同姓稱之為叔要以不死即為失節不待其臣口而後
知之也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賊一枝從真定來
一枝破居庸關而入京師尚傳捷報詞臣李明睿建議當
遷科臣時光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
果 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

賊迫留之羣臣建議紛々而城中卒無料理十五日尚館
課庶常十六日召對考選而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
到即破彰義門矣而內城尚未覺也城中皆中官為政百
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寔皆空砲守堞者寥寥々奸細已
滿城有二璫懸城而入以賊勢報上不知所云聞亦賊
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官自盡刀劈公主一臂不能死
上憐而止馳騎至城門不得出復入宮自縊于煤山
上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
猶書衿以勿殺我百姓為戒聞者莫不痛絕而賊已馳騎

入城矣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內有
賊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為兵者即殺民皆免城門遂棄甲
拋戈而走復從齊化遍走各門大呼所至兵皆潰遂開門
納外兵居民見兵入皆倉皇走賊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
用遁李自成入至大明門恃善射祝我得天下安平則箭
中其中箭發入屋樑中或以為射及空虛殆空名耳自成
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廷衢梓宮莫能具傳聞敝棺置蘆
蓆棚中有僧以麥飯為供萬姓無不感動而羣臣無哭拜
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寥寥々自成勅各官報名出見羣

臣皆趨至庭中立候竟日不許見押至橐街又留之押至
空舍中巡邏守之備加頓辱羣臣至此求死亦不可得矣
其無耻者遂用關節通其用事者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
者令出東華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
管追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刑
不能早自死以至此辱耻莫大焉然較之取用諸奸揚
自得者出天淵也如魏藻德方岳貢皆先求死為人所擇
再言請死終無屈詞亦有潛身得免者其志亦皆可諒但
先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千古所稀而諸臣死難者寥

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賊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
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
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為出入游移留不
結之案即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為題請而刑死者則
有優贈者有醜語者惟視賄之有無賊初索金帛于百官繼
及大户無不騷擾然不遇賊劫故自成每登御座即昏眩
人皆知其無成而自燕及齊徧設偽官所至靡然從之偽
官至地方亦惟以搜括士宦金帛為亟、百姓始有悔恨
意自淮而南偽官方不敢至以淮撫路振飛按臣王燮取

偽官詹等戮之也賊未破都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三桂旋斬賊使奏聞上大喜賊破城後發兵萬餘徃關外三桂殺之幾盡自成憤甚自率衆以往三桂偽敗誘之出關遼東口兵至三桂前後皆勁敵不得已乃與口合自成大敗步兵無一存者騎兵亦潰自成亟奔還取所掠宮中珍寶及金帛子女西馳三桂率口追之至真定而返寇至陝發重賂于西口市馬西口復奪賂殺其人賊遂不振口再合三桂西伐不戰而走傳聞剝寇止千餘嗟乎一稱天

驕其薦食中華無足怪也寇皆累朝長育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中宮從焉東宮二王皆為所獲此其罪萬刃不足剗也破都城不滿四十日每欲僭位受朝擇于四月二十七日而迫于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盜敗亡亦未有如是之速者誰謂天道無知哉二王至陝中尚無恙吾鄉人有親見之者是或神靈呵護也

東口大畧

奴兒干固女直之裔也在昭代甚衰微少嘗服侍李成梁後受朝命為屬夷積功為龍虎將軍忍詢

多智初事成梁甚恭已包異心成梁初以力戰起後日貴
至封寧遠伯子弟皆為元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既
驕情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沒諸子如樟如梅如栢遠
不逮其父兄惟以納交朝貴窮奢極欲為事于是兵備日
虛健兒甚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為樂遼事日以
壞矣已午之間一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城降一以
女妻之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
承平之餘驟聞變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貪而寡識
奪職去起楊鎬為經畧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栢為大帥鎬

固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
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鎬匆發
兵分為四路兵分則弱已為失算而師期豫宣一得預
為備曰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兵先至
渾河沙壅上流伏兵山下杜至河催軍速進渡未畢伏兵
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至兵多沒焉已渡之兵陷伏
中杜登山巔呼飲已出戰不能支我兵內壅至不能舉
手咸鐵焉馬帥尋亦敗惟劉綎深入營亦堅一假杜旗
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劉啟營而口騎闖入不復可也綎

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得脫者無幾惟
李如栢不與口遇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李實通口
鎬庇李而以劉杜陷危地此其說或太苛然鎬之寡謀李
之怯避皆其罪也鎬與如栢先後逮下獄起熊廷弼代鎬
廷弼向為遼左巡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史
起用為經畧既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士多
畏而服之遼事幾振然性好自矜多怒罵人鄙夷朝貴原
其隱情亦欲詈人以真人之相攻得卸担去顧一時邊材
無出其右者朝貴皆碌碌專以臺省之齟陵人不復念國

事姚宗文以科臣往閱視與廷弼不相得贊畫主事劉國
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類也熊以獨立自許
姚劉皆以夙好望之弥相失劉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不
可用此其說亦各有得失咸負氣相詈過甚姚歸朝而逐
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臺中馮三元張修德與姚連章
力攻熊亦詆侮四人即請魏馮張三人出勘遼事上
允之而臺省又以為非體力爭不可能遂有原告脫難之
訖改命省中朱童蒙往勘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
悻悻求去閣臣劉一燝擬旨申熊臺省方起而攻劉而遼

東陷矣熊之去也姚宗文輩力舉薛国用代之是時余方館于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頓謂薛必敗遼事以其人好名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既為經畧乃理詞訟細務以悅人心為主殆循良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左乎于是亟詔起廷弼廷弼辭優詔勉以君臣大義甚有哀切之詞而熊氣益甚願其再出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口相逼而熊乃處關內熊未至王已自許必能勦口朝論俱向之蓋臆王之必能成功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之任亦壯而寡智遼人每愚以口必可破王遂欲渡河勦口

而熊以為口未易敵惟當慎守熊向自誇舍我無可當口者王遽以此自任亦不相得互詆之章日上朝論多左袒王欲削熊終畧銜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借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未足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皆以為不然此論未及定而廣寧陷矣化貞幾為麾下將縛送一狼狽遁出城廷弼時在寧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衙門在關內亟馳入關不知薊遼之責與王共之廣寧雖失寧遠尚可守也委而去之詎得無罪化貞旋被逮廷弼解任候勘大司

馬張鶴鳴亦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撫黔定亂負豪傑聲與廷弼互詆不少遜至是力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亦多恨廷弼者廷弼懼歸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貞廷勘既至並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時廷臣無可任邊事者臺臣方震孺特舉詞臣孫承宗承宗出視師以王在晉為經畧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遼事以在晉輩俱未可恃也口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邊事頗為悚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為之游說

以解者得請歸以王之臣為總督而袁崇煥以道臣治遼遠未幾一又大舉入寇前此口所攻必破無不望風潰者遼遠孤城外懸忽聞口警舉朝震駭以為必不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啖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我為牛羊以報是所甘也衆感其意為取西洋大砲置之城頭為堅守計口至數里而近一望無際衆皆懼謂一至城下便不可敵欲發砲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庖人嘗聞西人之發銃而無害也姑試為點放銃一發而數里之外見口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人于是口懼不敢以大隊薄城

而城中亦以銳為可恃大小間發殺口無算口遂罷歸崇
煥軍聲大振擢為撫臺大帥滿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
戰守實自此始也崇煥旋又與王總督及大帥滿桂不合
朝議曲調之終不諧口又犯錦州至宣遠城外皆不得志
而去一旋死崇煥亦不為魏璫所喜罷歸烈皇帝登
極礫魏璫後凡璫所用邊臣咸廢不用遂召崇煥以大司
馬經畧遼事上虛已委用之召對之日慰勞倍至崇煥
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詢以口何日可滅崇煥浪應
以五年為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有問以五年果可奏

績否崇煥謂

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

上心云爾時

有識者即訝其不能成功再入對崇煥遂以吏部用人兵
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照應方得成功
為請上即命各部及臺省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
至宣遠遂為講款計蓋自崇煥宣遠奏捷之後即令番僧
往弔一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之命遂
以平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
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掣金復海
蓋時、襲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

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殺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闖入遵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減口自任一旦縱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聳侍臣冀朝臣惧而從欵議也賴上英明終不敢以欵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入犯上益切齒再召崇煥入即

下詔獄而擢滿桂為武經畧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為統帥邊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宣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令各鎮兵與口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口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洽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為大司馬丘民仰撫宣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口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為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

亦罷去丘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可訓以中朝水火
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口一犯宣府一入
山西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徐及淮而止所至屠
掠一空禍為至劇我之兵力每分以討寇之急則調邊兵
以征寇口急又輟勦寇之兵以禦口卒之二患益張国力
耗竭而事不可為矣闖寇入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
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 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
大帥吳三桂借兵于口與寇一戰大勝寇即棄都城西走
而口晏然以為得都城于賊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

秦晉既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寇為先
帝之仇口能為我滅賊非我仇也嗟乎賊之發難以何事
起天下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一發
難也且河北為賊所攘猶曰取之于賊江南何罪而奄有
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不練廷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
以尋端卸担為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弥彰如狂如醉使
高皇帝之開闢 烈皇帝之憂勤一朝 宗社丘墟大
可痛也

續幸存錄

雲間夏完淳存古著

南都大畧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宜立 福邸其次則惠瑞桂三
王也潞邸比四王為踈 福邸素有異議三王又在遠于
是有推立潞邸之說鳳督馬士英擁強兵挾四鎮以恫喝
南都諸大臣諸大臣懾不敢逆南樞史可法賈司擁立事
私問諸士英士英遣其私人口傳立君當以賢倫序不宜
固泥可法信之荅書極刺 宏光帝藩邸諸不道事意在

潞邸士英得書竟奉 上至龍江闕廷臣錯愕可法始知
為士英所賣已無及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而可法書已
入士英手從龍諸內臣俱得見之此兩輔之分左右也然
可法所答士英者不過南都部院公移及十三大臣擁戴
議耳可法列名而已為首者掌禮部之姜日廣也五月三
日 上即監國位廷臣尚紛 論不一推上者不過李沾
等三四人後皆以不次貴十六日登極用可法日廣及南
儲高宏圖為閣臣從物望也再用士英及南禮王鐸士英
固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而苑枯固有別矣

然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要擬張慎言為冢宰劉宗周
為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士英豪宕有將材四鎮俱其
心腹督師淮左有臂使之使亦未為失人既而士英擁兵
入朝遂假中官之援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
可法出督師士英兼揆樞矣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為君
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為奸雄呂大器等群起而攻之
迨薦阮大鍼而舉朝唾罵矣大鍼之阿璫也仍無實迹致
以落拓不羈之才久躋田間不為不屈且其欲得者不過
遠方一撫臣耳廷臣謂大鍼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

則上且駭、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是
一呼百和衆論沸騰士英見滿朝異議愈結內官及外臣
為援士英之力本可鉗制內外一假其力遂橫不可禁士
英自謂得計亦失計也大鉞所求不得其毒愈張故佐樞
命下斥逐空廷惡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可法
之出實與四鎮為隔膚之交與平伯高杰遂困可法于軍
中舉動不得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本以廬州屬靖南侯
黃得功淮安屬東平侯劉澤清鳳陽屬廣昌伯劉良佐興
平則屬鎮徐州留揚州為宰相廻翔之地徐州苦寒揚富

麗甲天下杰遂挾可法以求揚可法調停宛轉竟與揚州
杰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可法開敷布誠杰恭謹受命
反成握手之交杰跋躡非常一變而為忠勇亦良將也四
鎮調停就緒方議北征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
斬也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
威且速其禍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曰廣繼之曰廣之
去竟與士英詈于殿陛之間幾至老拳相向尚謂有法紀
乎兼之得功杰兩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朝堂與外
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

戶大起口冠之事置之蔑聞當口之初入也我一旅北征
山東河南人心響應歲幣之供口可去也士英然不問
但與大鉞等章賄賂彼此而已迨口已有南下之志始
遣陳宏範左懋第北行洪範與合謀夤夜逃歸遂成秦
檜之奸計懋第竟不屈死亦何益于國事哉士英雖有用
小人之意而無殺君子之心大鉞一用小人連比而進慎
言去國徐石麟代為冢宰石麟介直不阿虛公無我觸怒
羣小挂冠而歸遂以魏公徐宏基之請用張捷雖偏執
亦介而廉以錢謙益請用楊維垣為副院謙益素稱儒林

之望至是有使過一疏名節掃地謙益不過欲得揆席為
此喪心之事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奸而愈疑謙益反絕揆
望秋冬之季朝事一變天地元黃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而
寇和戰僅委之可法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
逼除不得歸內廷之上以纍劾為厝薪絕無任邊疆一事
者李沾以七品小臣超遷總憲用劉應賓于文選張孫振
于掌道其間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即宦寺之有人心者如
韓贊周四十疏乞休盧九德殿前慟哭僅三屈田張三秉
筆及外廷大臣不以國事為憂日夜娛樂上端拱宮中後

官子女以千計入春改元遂下逼河南高杰拜表北行
尅期西濟當時見可法掃陵杰渡河二疏草野痛心而當
事但答以優旨而已自以江南天塹飛渡無由盡其心力
追秦韓史賈之遺風始也議和遣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既
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則不和耳戰耶守耶我不見廟
堂之上有道此二策者也二月中而妖僧大悲之獄起大
鍼等借此為名欲盡殺諸君子大悲自稱先帝免歸法司
復言潞邸之弟羣奸竟鍛鍊以合擁戴一案于是有十八
羅漢五十三叅七十二菩薩之說士英義形于色奮然阻

之遂僅以大悲口中所供謙益及申紹芳二人上聞二人
疏辨亦旋解二月晦日斬于通衢三月朔而王之明童氏
兩獄俱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上舊妃其真其偽草
野小臣不敢仰度天家總之處置無術斧燭之疑難免千
古遂致靖南有揭廣昌有疏盜南侯左良玉遂以清君側
為名舉兵向關建翎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
上游而杰已為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衣揚定國
導直下可法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氏復下破安慶盡
殺阮氏大鍼等遂謂與左氏之來不若來我且用以

殺左氏欲殺王之明以絕其望信日急遂不得行杰潰卒渡江靖伯鄭鴻遠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書褒封潰卒遂轉降引之以南鴻遠連報虛捷五月八日遂南渡破鎮江兵初九夜上遂與屈張二內臣單騎奔靖南營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先出兵遂以黔兵五千奉皇太后幸杭州良佐憤兩朝倫典不明遂叛降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其將士遂縛上出降南都因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為主十三日豫酋至諸大臣開門迎款潞邸監國杭州復遣陳宏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宏

範陰與疾趨武林潞邸手足無措為所縛與上及之明同以檻車北狩而士英由廣德與鎮東伯方國安兵二萬奉魯邸監國于是有江東之事鴻遠自渡江後海道奔還奉唐邸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除宏光年號于是有閩中之事日月双懸錢塘天險唐與魯皆孝陵之後也

南都雜志

宏光帝之入南都也有兩黃星夾日而趨此太白與辰星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夫孰為祥哉神木者此高皇帝

建殿之餘材積在南工部庫中且朽矣一時遂稱為嘉瑞
致興土木之功迨三殿落成國運從之以畢當時大臣處
天崩地坼之變不思祥桑之修省徒引正祥以愚庶民不
學無術亦一至于此我不見光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
史道陵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馬瑤草守已狼藉不脫豪
邁之氣用兵將畧非道陵所長瑤草亦非令傑之才內史
外馬兩得其長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內君子也今兩
睽焉宜其流于否也

史道陵為馬所擠渡江時止三千騎首與高英吾遇維揚
為英吾所欲得揚人惧其焚掠嬰城不納英吾全師圍之
且陷矣聞史公且至急斂兵退十餘里揚之望史如父母
不意一見為英吾所輕史之左右皆分屬興平麾下僅以
孑身寄命軍中且諭揚人亟納高兵史之聲望自是大減
英吾于是竟逼城下史亦困于福緣庵一應章奏書問必
先呈英吾然後得行一舉手足皆不得自專矣後微服為
道者得脫賴黃虎山助之稍能自立英吾懾服史開教投
誠泣陳王事反成至交甲申之冬史率四鎮列守河外迄
歲除不能反顧勤勞王家鞠躬至死有武之遺風也

姜及馬瑤草朝堂大闕姜辭朝上御殿羣臣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為重上曰先生言良是馬憤詈姜曰我為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上留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馬曰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詬詈一時謂二相闕朝良可怪也

此聞之陳撫軍軼符陳為姜之門人馬之年家子去國諸大老高磴空之老成練達張藐姑之大度清操徐虞求之休、廉懋劉念臺之蹇、不阿四大臣者皆五朝元老贊襄中興廢幾無媿宗臣降諸大老王鐸之奸媚害儲錢謙益之淫昏獻妾李沾之搖尾求生蔡奕琛之歡呼飲酪四大臣者皆亡國之材得之必敗所進者如此所退者若彼夫烏乎不敗中旨用人自張靜涵為大司農始當時臺省力爭皆言爭其事非爭其人也迨阮張之用絕無言者道消道長可見

一班

阮圓海之意十七年間居草野祇欲一官其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官萬事足當時或以貴撫或以豫撫任之其願大足矣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璫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阿璫原非在案七年田野斤斤以七年合算一疏為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為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為阿璫烏能免其反擊乎

瑤草薦阮疏以為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為阮任怨任咎無所不至阮既得志遂欲奪其樞席瑤草遽以協理處之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其他蔡奕琛陳盟又不如阮有爽朗之氣可與言大義者矣

顧瑞屏為宗伯其所表揚數事皆有益于國體如尊惠代二廟旌靖難北變諸忠臣追謚傅馮二王俱有條理但非大變後所宜急行者耳

景皇帝廟號稱代以其類唐代宗且代為天子也唐諱世故易世為代本朝自有世宗復有代宗非矣或襄或桓不為過褒于典制亦協惠宗讓帝無遺議焉

烈皇帝之謚始為思宗其德可思其功可思其死社稷也
可思特以周思之後絕無此謚周思又非賢主故耳改為
毅宗毅是武宗徽稱不宜復用當事以烈皇帝中絕故以
武宗相擬但聖德懸殊終屬未安恭皇帝之改為孝也何
孝之有

楊斗樞首先糾崔呈秀其疏曰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廉
而呈秀貪廠臣明而呈秀汙雖若阿璫而開糾璫之机者
楊也久不得伸及為副院疏請復三朝要典反自入其惡
既而投繯殉節失之小得之大蓋棺論定貶不勝褒然張

楊文尚有別張愷編而刻楊則奸猾之尤

祁世培為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充史道陵軍儲
六萬尚在鎮江庫中楊龍友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辭
遂為城金山之說金山雖百丈之高七尺之堅于江防何
益耶前人節之後人靡之祁公苦心一旦填之江魚可為
切齒

阮圓海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斥為黎園裝束錢
謙益家妓為妻者柳隱冠挿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明妃
出塞狀大兵大禮皆娼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

哉
瑶草當國賄賂滋章千名百品受者免多餽者無以為異
門下僧利根時、為次餽獻之高下總憲李沾進一帶慮
其不之重也囑利根稱為至寶瑶草遂以進 上亦屬中
官贊其非常 上每服以御朝
京師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受錢皇帝但
喫酒又有署瑶草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被牛同為畜道
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復于兵部門署曰闖賊無
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入中原朝事徵諸野

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

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多財賦
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三反三反之政又烏乎不亡

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徃來
錢謙益申紹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青門牧齋而已
其夜叩洪武門自稱 烈皇帝閹人擒之以隸戎政張玉
筍玉筍以為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
不無少損此大臣憂國之至誼而都人藉、遂謂玉筍且
杖殺 烈皇矣玉筍遂以屬三法司又變而為潞邸之弟

自言受封郡公本朝焉得有郡公哉物怪人妖豈非亡國之祥

東宮事黃虎山左崑玉及劉良佐各有爭疏獨虎山一揭為孚簡明切若所云不殺則東宮為假殺之則東宮為真皇上雖以大公至正之心恐臣下逢君之惡臣受先帝知己之恩不敢不言舉朝悚然良佐朝倫典一疏荅旨至言朕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九五真龍其辭卑以遜一至于此孰為為之

劉澤清幼時曾習舉子業試時一拳毆殺一隸遂跳出應

兵部將材舉天下第一其對客常曰我二十一投筆三十
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以
富貴自誇小丈夫小丈夫

高英吾幕府多才英吾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為忠烈固
是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慟哭何異諸葛出師
二表耶英吾死前虎山死後兩賢雖相厄于生前當釋然
于地下茅土之賞斯為不媿二劉之死何足贖罪耶

東宮自三月朔入都三日而元妃至又二日而詹有道遂
冒稱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皮傭耳聞空中有聲曰汝

可至宮中尋子忽若為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妄言
立斃杖下又有劉祥神附其身自稱元天大帝者國之將
亡必有妖孽斯其然乎斯其然乎

廣陵之繁富冠絕海內高黃之爭端由此而起英吾之死
諸鎮將尚欲為興平伯報仇而虎山竟分兵圍揚州諸鎮
將妻子俱在城中遂倒戈南向口遂乘勢而下虎山死矣
我不欲謂之非誤國也

從逆一案竟與南運相終始大抵守節固是臣誼然君子
不責人以死從逆者下等定罪最為不爽降寇復降且

逞禍于本朝殺無赦降寇之敗從之而西反顏事讐為寇
死守者殺無赦雖汙寇命寇之際乘間南逃者其罪猶
可逭寇未敗而先歸者情則最輕今在 在寇者國法既
不能行僅執歸者而問罪焉索賄百端從逆之獄七推五
合寬嚴之旨相間而出逆資告匱欲淫未旣遂殺光時亨
周鍾以假口鍾負重名于天下既汙偽命萬惡皆歸時亨
亦一名諫議力阻南遷 烈皇帝及于難而身事仇賊市
朝之戮在所當行但于元惡大憝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
以其東林也復社也則二人不為力環寃怪乎且二人之

死亦非當事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周耳雷介公周仲馭以三朝舊事力阻定策者也夫叛國降賊與擁立異議孰重孰輕若舍重殺輕則無辭故殺光周以行已之志掩人之口至若漏網之奸投身各鎮遂冒朝班不可勝計朝廷刑書為執政胥篋之府哀哉

瑤草雖稱大貪其實不及周宜興十分之八一經誤國萬惡皆歸總之太子元妃兩獄罪不容死瑤草為元妃出揭言童氏供有金哥玉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嗚呼宏光帝之皇嗣固宜重矣烈皇帝之皇嗣豈不更重

乎且童氏而真也婦人亦非臣子所敢稱如其偽也又何皇嗣之有

高興平潰卒之渡江也鄭羽公矢石俱發殲者萬人布告大捷京口人尸祝羽公為之建祠立碑無所不至潰卒進退無所遂叛降羽公少年奇貴氣揚：自負名世自二十五日至五月七日無一日不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牛酒爭犒羽公開藩世土初七日大宴軍中歌舞雜興江發乘間潛入金山寺初八夜大霧四塞遂截流而渡僅一二百人使羽公以全力制之當使隻輪不

返軍心一潰靖一軍竟為方士之船入滄波而不復徒
使江南塗炭夷為左袵天耶天耶即閩中有桑榆之收其
誤國亦非淺鮮矣

馬本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之時
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
相妬也應快殺竇連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尚見
相臣之體

東平之母賈東平進侯時值八表初度稱觴極一時之盛
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遂流離道旁無以朝哺靖國之母

徐卒于廬州送墓亦極一時之盛及靖國死節竟瘞其旁
千古憑弔生何足榮死何足悲于二夫人見之矣

以書生談朝事其訛者十之三四故予刪其訛而存
其是非全錄也

東明聞見錄

丁亥 永立元年

魯監國二年
清順治四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清人薄廣城且急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

而清人復據廣城司礼王坤趨上西避之耜夜棹小舟

留駕曰我兵水路亮至三水可上下搯也爭之不得請

身留肇宗人府朱客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

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許上舟西耜部署五日始疾發抵

梧上行又五日矣丁魁楚感於奸弁蘇聘從梧入岑溪

王化澄携中書印去潯州西上護蹕者惟輔臣瞿公而已上于正月抵桂耜分部守禦諭誠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東決不敢仰而攻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南盜太平出滇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攻襲國家威惠三百年撫粵悉受銜縶足資內備復疏請王錫衮文安之為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為六卿召給事丁時魁掌禮垣給事金堡素稱清直終制召還時草昧之初惟瞿輔臣尊養聖德修紀綱挽人心布威武抑權閹起用人望招徠俊傑為首務一時

朝廷倚以為重
文安之王錫衮入閣辦事
從瞿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從瞿式耜請也晉閣學
清人入肇慶府朱治暉走不早
治暉字子晦浙江舉人崇正時為肇慶府同知
廣總制至是終為佟李逼薙髮云
清人入梧州曹煊降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清兵取肇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
木龜令人牽之號于路曰降敵者似此及佟李兵進薄
梧州廣西巡撫曹煇以春秋得雋者也因輿視肉袒牽
羊以迎曰煇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
煇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俘諸軍唯命若惠邀天之幸苟
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視李成棟笑
而釋之兵入梧城思夔大書曹煇姓名于木龜上置諸
堂道去時輔臣丁魁楚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兩
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入岑溪李成棟追及之殺而投

諸河合門無存者

清人入平樂府陳邦傳走

清人入平樂邦傳棄城趨南寧佟養甲改廣東布政耿
猷忠為廣西巡撫猷忠陝西人初任金華府同知與朱
大典同守府城歷陞道陞撫降清授布政

二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礼王坤又趨上幸楚輔臣瞿式耜上疏畧
曰上不幸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
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

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難今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西粵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遂敕耜為留守特賜尚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各路悉秉節制復疏請

上暫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外兼顧楚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粵士知法駕未遠踴躍以恢東

三月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

清從平樂直入桂林虛無甲兵留守連檄召焦璉駐別縣黃沙鎮聞召即率騎三百人來時山水汎溢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無舟搜村落得漁舟二小艇士卒次第渡畢璉乃渡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留守懽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遣人于大墟運糧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報氣急

舌結喘息僅屬東西指曰口口留守笑曰口至耶何張
皇若是清騎數十乘虛突入文昌門留守署在城東樓
下清人已登城樓一矢集留守綸巾留守叱曰口口乃
敢爾呼焦璉、袒臂控弦提刀至留守門挽弓自下射
一顛清矢集屋上或中免謁牌璉發數矢敵應弦而
倒清騎乃下城短兵接戰時城中乏食璉所統三百人
方糜粥卑猶不知清騎已入開城門清餘騎由是不得
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清騎復上城挾馬越城下奔大
軍璉即麾三百騎大呼殺出清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衡

者見璉方錯愕璉引騎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
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衝清兵為三清復合兵圍之璉
又大呼殺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飛殺數千騎清人胆落
留守復率士民擊金鼓從之以助軍威追殺數里清以
數十騎遁去斯役也璉以三百騎破清兵數萬桂林得
全南渡以來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留守疏請詣全徵兵承胤從武岡入猶尊朝廷逐
司礼王坤為竊天子權面叱周鼎潮為奉奄寺鼻息雅

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兼少師太子太師不拜

上遣官敦式耜入行在嚴敵甚備不敢奉召以守桂功
進官不拜

吏科給事張家玉恢復博羅縣清兵至復陷家玉死之家
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吏科給事誓不

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旋失志不少挫復恢博
羅縣慷慨賦詩自分必死已而清兵追獲乃斬之懸首
通衢顏色如生

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逐之

承胤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外捐囊萬
金夫人邵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

譁變擊闕掠市而去

帝幸武岡改為奉天府

劉承胤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
壽登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例吉翔等疑疏出劉
湘客指周昂瀚遂羣喉承胤逼上立下廷杖旨縛壽登
湘客及御史吳德操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朝諸臣亦

晚門外伏地不起申救乃免四臣俱落職承胤益橫遂攬大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瞿式耜疏留蹕全陽曰聞郊祀成即圖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將幸武岡辰沅耶夫上原以恢復兩粵為心不徒西粵未恢復未可移駕即東粵未恢復且當駐全也不聽竟蹕武岡專官再捉留守入直留守不奉召

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遂復陽朔平樂

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取湖南諸

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五日偵兵變積雨城壞遂大闌入薄城下環攻文昌門吏士失色時焦璉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肘奮臂而呼督師撫按肘羽投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清勢稍却乃出城戰擊殺數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留守拾署中米蒸飯親出分哺將士益樂用命向晡雨未息暫收兵明日復出戰璉奮刀直入橫衝其陣清人大靡棄甲曳兵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聲相接勢倍振清人初分路從間道栗木嶺來之驥待銃一決疾馳

渡江運柵提鍵連斃三人清人氣奪大北追殺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時望虞山樹木皆以為天神幾為焦兵所及自此不敢窺桂云是三月之內危于清亂于兵留守從容指麾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得其死力璉乘勝遂復陽朔并下平樂中征蛮將軍思恩侯陳邦傳復梧州

時懷集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雜髮至是引兵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富川引兵至平樂與焦兵會陳邦傳由賓柳及尋州清人大惧其巡撫

耿獻忠遁還廣州遂復梧

旌保桂功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侯式耜辭不拜

疏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宣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允復疏報軍情曲折并自効日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口口口口口口遇兵變者一皆極危險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夷狄患難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

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再請返蹕全陽不聽以魯可藻巡撫廣西以五月二十日入百官六日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政聲考最陞御史巡撫廣西留守叙軍功拜是職秋八月劉承胤叛降清奉天皆陷清人殺之勲鎮劉承胤號鐵棍擁重兵善健鬪然子女玉帛過多愛恋恐失遂出降清上倉皇出走清人入武岡利承胤

之貨佯與結盟數月後召與飲宴殺之

清人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之知吳炳以疴疾留逼之薙髮投誠未逾月病死

帝幸柳州

承胤之降也百官未知上先知之獨與太后倉皇出奔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百姓獻雞黍土司獻金刀上皆慰勞之崎嶇險阻由武入粵瞿留守遣人間道請由古塗還象州入桂上次柳州留守極言不可地移一步黔

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棧返
蹕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恢
武荆再疏請留極言粵西之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
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上三勅召留守留守不赴
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叅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
驟至疑主賓不相容大不安瞿留守加禮撫慰永忠樂
為之用宜章伯靈鼎亦至自楚留守復疏請返蹕極言
柳州徭獠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鄰黔蜀南宜地

逼交夷壤遠勢僻難圖中興不可遠幸迎來將士瞻雲
望日以桂林為杓樞道路臣僚疲斫重繭以桂林為會
極江楚民情尚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騰蛟與永忠鼎
璉等俱分防住汛可圖恢復不聽

帝次象州軍次天乾關距宜三百里貴人與不與
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備兵驚移聖駕倉皇跋涉宛
如武岡時會陳邦傳子禹玉以二十人送駕軍容備始
復次象州宜章伯靈鼎與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大敗清人於全州

瞿留守曉夕籌畫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誓于神前
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分路駐全
鼓勵全涌勸餉捐輸轉運不絕騰蛟得展其韜畧大敗
清三王之兵于全州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
連營而軍如天津閣道亘三百里清人退入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客作留守傳詳其事曰自十一月上自象蹕桂自
春徂冬公不徒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城念切廷陞公
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禮龐天壽七月請催兵下

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劉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岡至
柳至象票擬皆全出馬吉翔手也公欲上攬大權明賞
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其政事
之得失肇慶時爭而得者十半茲爭而不得者十半閣
擬多改票儲曰上意爭而不勝其爭者更十之九矣公
歎曰勲帥吳懦觀望詎非朝廷之處置無以服其心耶
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求忠璧興安
公憂勞于密勿之間每曰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
以輯和勲鎮之心在內在在外兩無所得心、倪、搏手

奚補哉五鼓肅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
之運肅然如治朝也視上動靜審上飲食雖美灰燒餅
非時且進上不食不敢先食家人凜凜操作猶孝子之
事嚴親也各路奏使延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發路糧
江閩廣浙書使慎密周遠方蠟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
桂為歸勅諭黔蜀進兵召入伏處之臣以下
闕疑

戊子 永立二年 魯監國三年 清順治五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郝永忠壁興安聲言被襲夜至闕欲撤兵左右禁近即

欲上遷金鑿輿不旋時留守瞿式耜曰不可督師警報
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之風塵遽使九五露處
耶播遷無寧日因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復何
依左右禁近益周章不止無已侯督師果急甲士山立
正宜觀兵督戰天威咫尺激勵將士若以走為上策桂
愈危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南太乎
反覆數百言上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留守泣下沾
衣嚴起恒曰明晨且議五鼓留守備御用銀三百兩將
進而乘輿已發矣時二月二十二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奉約束先是總兵陳龍友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二百騎候見督師何騰蛟永忠襲其營而殺之剛愎貪傲其天性也惟騰蛟稍制之前與焦兵不睦瞿留守曲為調和撫慰永忠稍為留守用及璧興安會有江西進士蕭琦留守知永豐時門生也為人僉壬以禮垣驟陞司馬時居永忠營日夜求所以媚之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趨永忠赴闕因聲言清兵劫營撤兵西上抵桂巡撫于元華請

老以堅壁閉城弗納而琦詭以舊誼說留守納永忠比入城即縱兵宣淫擄掠極其慘酷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強敵外逼奸宄內訌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駐兵城外俟賊乏食必出城外掠即統兵四面擊之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為門戶協力守之口事可萬全留守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虞敵騎擣虛不聽至是留守以乘輿早發疾出送駕永忠即以數十兵遮留守車數十兵躡留守署冠服圖書被劫城中百姓奮擊俱為殺傷留守家人假何督師令

箭救留守家屬得出留守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留守登舟滇營亦自靈川撤兵城內烟火高于樓櫓留守家人放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港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惟嘆息不及送駕不死署中為悵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難着手請下朔平間催焦璉入援發檄遠近毋內恐檄紳士毋驚疑雜髮檄一吏入桂息烟火收倉儲毋為亂人所搬盜留守然之舟下三十里登市井入民屋草檄分發明日留守小艇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

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初一日入桂廡舍零落滿城但暴屍骨火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洒掃街路盜其從官被擄似寡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太元死于兵棺殮之桂城星、始有人督師何騰蛟自永安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焦璉自平樂統兵至軍復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桓雖為清臣意常快、不樂為用及鎮江西屢忤按

臣副將王得仁勸金反正金領之正月二十七日乘清
官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盡殲焉令百姓俱易漢裝稱
隆武正朔草檄四出遠近應向江西全省俱復楚地震
動獨贛州未下清鎮守湖廣羅提督恐兵趨廣欲先敵
金兵於贛州西觀勝負為向背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
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扶大義為天下倡天下咸引領
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
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莫若先下贛
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以為然至是帥師圍贛守

將高進庫即前在吉安府父兄妻子俱為滇兵所殺者
也又以先受師不肯下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
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崕峭壁仰面
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
待斃我為公守公資我糧先有清官賚到採辦銀六萬
兩養甲借三萬給之

三月清人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至全州
郝賊亂後清人意桂林空虛烏金王帥兵數萬直抵北
門指揮談笑謂城且旦夕下瞿留守坐北門慰勞軍士

勉以忠義何督師督將校分三面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為諸君破賊單騎橫矛直奔清營清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冲擊勢如游龍清兵合而復散者數次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璉合擊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為我破口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人奪敵馬而馳一清好剪馬鬃每乘馬必剪馬鬃清人認為牛輒曰此騎牛蛮子不易當也胡與

焦合兵而前金湯兆佐從旁橫擊璉標下趙興白貴統銳師四面夾攻皆殊死戰白貴戰歿清人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幾獲北渡甘棠遁去留守于北門待督師還交相勞苦是三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格江諸師分大小兩路軍桂當郝賊之亂監司府縣俱散留守悉令還署舍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治簿書誠職守招徠撫字四野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爪办之首師乃得督兵出嚴關留守上書詣行在候天子三官起居當乘輿發桂塵霄裂矣留守獨處城中傳聞頗

東明府志卷之六
凶上欵歔泣下至是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
官慰視憔悴留守寸縷無遺賜紗段銀兩并賜精忠貫
日金圖書一方皇太后亦賜紗段銀兩與夫人邵桂城
儼然一都會云留守邱死事軍士家為壇祭之焚白貴
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如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旰食南寧蠻鄉不可
久蹕日為上清輦道請還桂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促
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正信今可藻繕兵若待

敵者可藻銜兩廣舊例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撫稱
撫留守日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師一面牽制輒自命
貽遠人笑周鼎瀚以閣部擅留守亦疏止之陳邦傳稱
粵西世守牒四飛留守駁止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
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為聖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
日需食輒曰獨擁豈老成憂國所隱料瞿留守身雖在
外朝廷綱紀無不極言力請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
戚與共原自不同于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朝議可
否象指所聞本亂而求末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講官終

廷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歲于扇進一
 趙臺順天人錦衣籍以武秩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巡撫
 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會有潮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
 在先帝時陳邦傳因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
 西在邦傳軍中邦傳之子禹玉因迎駕得近上票擬時
 下勅有拜君之賜于無窮向遠近笑之禹貢欲得南寧
 執恭佐之臺不讓日治兵相攻

夏四月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詔封東安伯不拜進侯
 又不拜尋封惠國公

先是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特遣貝勒為大將其于粵
 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總守吳淞貝勒調隨閩下令
 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自謂汗
 馬功高及佟養甲叙功疏下進兵部尚書假便宜成棟
 受其節制又凡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必亟易之
 以是缺望形之詞色養甲漫不省成棟又遣大廳方某
 載寶賂于朝廷過江西地已反正扼之不得通密謀附
 和李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萬而我兵鱗集于江廣者
 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喬生統舊卒居腹

心成棟甚惧一日同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胤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歸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有敗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將軍邦傳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治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仰龍表酷似神祖將相交和神人共戴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是時兵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兩犒師彭

年不與以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殺養甲之委署官以挑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清遣御史劉顯明巡粵至雄守將張某訐奇提問褫職閒游省會窺見端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提一卒所親從皆成棟人也計無所出勉出一示許士民復冠裳奠以先發得赦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靖口安民四大字十五晨遣人掣去養甲所豎總督旗而以新旗易之養甲唯唯惟命時上駐南寧成棟遣洪天耀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時陳趙仇殺人心皇乍聞

反正之舉驚疑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
忠誠且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
爭往迎駕成棟遍布邏卒分道遮止惟耿獻忠在梧州
得先輸款詔下歸附功亞成棟尋陞工部尚書以素與
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夏五月清人圍南昌府

金聲桓反正江西聲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盡撤滿
州驍騎移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大劉良佐等帥
師犯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十萬水兵十萬舟萬餘

艘牛車駱駝西洋銃等無算舟尾相接浮江而上金鼓
震天亘三百里清人出師之盛前此未有也聞聲桓圍
贛州欲急救之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趨江西圍南
昌初聲桓反正時舊輔姜曰廣為督師奉孟藩世子鎮
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姜固文士不嫻將畧被圍大惧
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州不克師還

先是聲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增
壘堅壁為久困計及南昌警至王得仁先知之計曰我

聞先發制人不制于人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智三軍之士銳志攻城。中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贛必下贛下則一師守贛一師守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兵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固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于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見宣王覆轍乎聲桓以家在南昌聞警急不約王遽退師王兵見金兵退不知其故亦大奔得仁雖斬之不能禁止贛

師突出自相踐踏者數千人金抵南昌突圍而入自此江西府縣仍為清有贛亦間出取吉安府南昌遂成孤注矣

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師還

金聲桓已入南昌王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姜曰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兵轉輸必由之道我聞吳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卒下公

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内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歎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清人以舟師扼諸江以萬騎勁弩駕西洋砲扼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級數千奪輜重火砲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城清人屠九江老弱婦女殺掠殆盡

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犒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不

自為功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至是初三日式耜方病署徃全勞師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將帥咸帕首弓刀伏馬前曰微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來歸封爵有差聲桓反正半年尚稱隆武正朔後有舊臣至述閩陷廣立之詳始改稱永立至是反正報至留守瞿式耜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徃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號令署置苟緩急失宜不亦喪朝廷而失人心乎憂正非細少

司寇劉遠生固秦人久于節鉞名聞江右可遣疏入不
報尋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不長天子其器令器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不下八月五日留聲桓大將前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聲桓攻圍三月困敝欲降會
北兵突至南昌聲桓師退至是成棟頓兵南安信使往
復迄無要領遂巡却退

帝幸肇慶府太后中官俱駐端州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耀等迎駕上意未決勳鎮
陳邦傳等請留輔臣瞿式耜請駕幸桂疏曰吳陵兩載

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壽彼數年想
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且移山趁海之力更非有
所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于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
決于成棟若歸于朝廷則事權中擾閫外不能專制不
歸朝廷則徒虛擁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
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上御新復之地成棟
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
後入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駕又曰前日粵東未
復上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楚桂以出

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棟適自嶺還師上遣使勞軍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結綵數百里旌旗與樹色靄映甲兵與日月争光千里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有景雲覆護留守瞿式耜築三亭于其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存焉復有黃龍見于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邏巴國人進圖識上大喜成棟親率將士築沙堤議改兩廣軍門為行宮留守瞿式耜命少司寇劉遠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

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脫上駕此爵賞征伐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曰然遂罷修行宮仍以肇為發祥正位之初都

詔加李成棟太傅總管七省行軍大司馬

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懌也盡用其素所私昵常為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乾兒元胤本姓費河南人門幹吳之藩掌錦衣衛事凡不出其門下并不經其題授者必捕擊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取彬

是月分兵三萬往湖廣彬州先是李進取廣西不克

差辦事瞿紹祖往湖南乞師監軍兵部侍郎佟養和即

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少紹祖三往仍撥裨將田起鳳統

兵五千來援行至彬聞變止頓成棟欲并其眾計遣一

介可折筭使耳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韶郡分兵三萬

取道樂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來歸往來騷屑一

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授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昌

知縣成棟過嶺時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有所

索不遂成棟敗歸蜚語云知縣謂君不能殺只會殺

百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縛斬之時閩粵多盜

鄉民結寨自保廣州有一寨下瞰河成棟舟過戲謂

起鳳試往攻之起鳳登寨民俱發砲擊斃成棟怒厲

眾攻之毀之捕其貲屠其民自保也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是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殺掠有土人衛姓者家頗温

潤與鄰黨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釀酒告神一無
賴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等問何以為驗曰凡內
裾綴幅短一截許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即欲屠
城會日已暮百官跪請雷雨又大作始頓刀凌晨邏卒
四出掩得即辱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坐云衛姓身被
戮家被抄沒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知
縣岳桂任重故武弁後入綠林丙戌冬就撫隸王承恩

帳下為中軍官佟李至授委潮州府鎮反正後李某任
肇慶道凌犀渠任南寧知府岳桂任懷集知縣並調令

各抵任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遜道直前冲突岳怒執而
笞之解府府責之解道道責之任重怒唆眾兵詭稱山

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閣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永益提兵汪某來朝從閩

航海至行在

閣臣晏日曙兵部尚書蕭琦相繼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鏞

李鏞吉水人父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謫官家
 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庐陵伯卒謚文襄季鏞從起
 義丙戌授翰林待詔繼入廣西至今官戊子五月統眾
 至鄱縣逐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眾散已丑還行在尋
 出有羣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禁之不止反
 為所殺

九月定與伯智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勳鎮曾志建等圍永州清兵
 食盡殺民以食舊紳劉與秀鄉居清官力致之羈城中

首被禍已而民盡九月二十日清兵突圍走至衡州旋
 望風遁二府皆復將恢長沙會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
 之龍虎關騰蛟因頓兵

冬十有一月惠国公李成棟攻贛州敗績

時為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隸左良玉麾下與成棟
 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招之約以踰杖壯救不至當輸
 款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火具盡移以行鋤鋤等器
 多方促办又慮無舟過嶺苛執人夫舁遇梅嶺士人亦
 不免焉道路死者頗多既抵贛日暮薄城將飢卒餓而

成棟氣驕莫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清兵突出成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所費器械皆棄不顧靡有存者李成棟殺佟養甲并劉顯明

養甲於崇正年間詭名董英由提塘得至提兵宏光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益法贏積過多貝勒至携之入闕因令取粵反正後封漢城侯帶閣銜至是成棟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願指朝廷以公差遣出夜半襲而殺之顯明則清所遣以巡粵者并将官劉某係遼東人及同差兵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時又有內官李元

培賚銀六萬來粵採办養甲于內借銀三萬給贛州元培以餘銀進上得入司礼仍拜成棟為叔李元肩吳之藩弗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日陞辭即于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內官問而挽之成棟不聽更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靖胤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由赤心桀驁甚至營中稱高氏為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為先帝胤錫皆隱忍聽之不以上聞且請封為興國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

人統眾至湘潭縣屠其民長沙懼協力為清拒守故弗

克

十有二月執清人李紹祖歸于桂林誅之

紹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清任楚撫守永州何騰蛟

攻圍七旬城中乏食軍士掠婦女為糧猶堅不下有馬

廷鳶者明朝縣令令吳郡太倉人也時在城中與紹祖

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鳶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

皆通清之援兵遂絕紹祖始降滇營解至桂林留守流

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人死為不義

之鬼今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清豈獨紹祖也留

守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清其奈我何紹祖詞窮遂磔

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

王江西宗室也請兵入建陽建陽者從英德縣之滄光

廠溯流而上為陽山縣連州連山縣達于湖廣地皆深

林峭壁人喜用砲卒背負不用手携而發輒中郡王

入土人擁護之成棟屢攻弗克反正後遣科臣洪士鵬

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命賫勅往

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命賫勅往

十二月與王過於陽山然衆皆居奇自恣不聽王赴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還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某願統其衆數萬隨承恩出自効亦不果用

東明聞見錄

己丑 永立三年

魯監國四年
清順治六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衛事加今職至是彭鳴京等願為之用又胡中丞田闢有衆數千亦願隨之承恩大喜成棟聞之忌且怒初八日兩舟相遇于英德成棟邀過舟歡飲夜闌佯醉即席殺之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櫜

由櫜江西宗室壬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鄉試充同考

官歷陞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令錦衣衛捕繫獄中死之

清人襲湘潭縣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歷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至南京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若有物負之遇救不死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曹志建等崎嶇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可稱中興名佐至是同總兵馬進忠輕騎趨李赤心營會師恢長沙日已暮駐師湘潭會進忠兵已離城所統止馬養麟百五人清總兵徐勇得李紹

祖子密報遣驍騎五十昏夜入城養麟馳騰蛟墮馬被獲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山王予謚

騰蛟既死其夫人某幼子二人皆大罵被殺上聞之大慟輟朝三日贈謚廕其子文瑞為中書舍人文瑞歷任兵部侍郎永立五年病卒子行在

清人屠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桓大學士姜曰廣死之建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終

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運粟役鬼且

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非惟解圍又能
破敵曰廣信之凡城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
不出兵清人因此得合圍增壘百日後道士自稱我好
細也為清朝進士現任某職汝輩若不降必遭屠戮矣
城中人怒車裂而食之南昌三門傍山清皆掘塹築牆
三門沿江則以漕艘闌截江南聲桓兵不得出發砲皆
軌牆外或突江中城中升米數金易子析骸之憐等於
睢陽自夏及冬日夜混戰至正月大雨連旬城磚毀爛
清以西洋砲攻之城皆震裂聲桓知不可守使匠為數
棺合門親屬漢裝坐入其中四面縱火自焚王得仁統
死士三百殺出澹臺門清兵斃者無算得仁不知所之
或云殉難

逸史氏曰友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季弟西遊屈指
以計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簌、下南昌城
外有廣廈撫軍解石帆建以治兵者也壯麗過于滕
王閣而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殆與閣景相埒歲在丙
子春夏之交時值鄉試羣英咸集郡人時華萬茂先
執牛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以為振衣千仞

濯足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孰意時異勢殊改革之
際殉難殆盡姜太師被難後余過南昌取道吉安知
已零落寥々數人耳又復四年學士郭宇止以憤死
于平南王師選部蕭伯玉以憂死于金蓮山中若萬
風后輩皆遭時不偶骨化魂銷俯仰之間俱成陳迹
豈不痛哉友人為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公人
才皎々見人默無一語建武侯遼東人髮五色人俱
稱為王雜毛善談論有謀畧當反正時有勸聲桓直
趨楚地與何騰蛟夾水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

桓不從及南昌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姜督
師不聽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余落魄
遊羅定州遇紹興人金芳為清羅定州同其兄某在
平南王尚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先帝時曾居袁
崇煥幕中芳以創敵功授靖安縣二尹得交于忠黨
舒魯直冢宰熊文舉詢魯直近事則以姜瓖靖節于
大同者也嗚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章若此哉予歸
同一僮父路途悽愴無復生人之望十一月二十二
日遇家中遺族侄起莘侯余并季第一札詢諸江右

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者前揖勞余因閱
季弟所寄札遽咋舌曰此皆起義諸君子也俾勿高
聲余笑而謂之曰不佞豈畏死者顧諸君子安在哉
孝廉曰曩者金王之難諸君子各懷殉國之心是以
受禍俱烈今其存者十之一二也又皆或謫或隱無
有安然食息于茲土者忠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屢
躓而不悔也子之南昌試往觀焉余終扼于愴父不
得見

二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行至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悉粵東繁華不
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忿又恣睢殺戮人皆
不敢近次信豐夜聞鼓噪聲或曰清兵或曰民變成棟
醉甚倉皇上馬無一隨者渡江溺死三日後有鐵人鐵
馬浮于水面始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蔭其子元胤為
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詢前言往
行成棟雖武夫僅有過人處敬先太師瞿稼軒李愬
之于裴度也信學憲袁特邱呂布之于王允也慕黃

門金道隱董卓之于蔡邕也讓引益濟西事雖不行
心可尚哉先士卒援南昌命雖不延志可嘉矣又謂
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
進鹵簿不得與內閣机務駿、乎有古大臣風闖賊
肆虐成棟深恨赤心爵列五等牧遊之力居多成棟
弗是也成棟七部曲益不振嗣後喪師失地官官諸
臣欲倚牧游以傾異已遂借蹕東粉刑書先太師悉
其寃直書四年朝事致牧游君側恨之廣西從此困
矣至于恣睢直慙不無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其細

若曰驕泰以失可不信哉

夏四月清人入衡州又入彬州

三月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彬州時李
赤心分布各營屯駐彬州及諸屬縣一聞清兵至望風
而遁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還

五月督師閣部堵胤錫來朝

時胤錫過龍虎關宿民寨曹志建遣卒圍之幾不免會
建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賫敕印至為和解之
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督師之命志建鄞人

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清人入京師合家死事者九十
三人脩錫為長沙太守與志建善謀招兵志建薦楊國
棟為將楊後為將晉武陵侯脩錫亦晉閣部督忠貞營
志建為楚將復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永國公即以所
得地為食邑老營駐龍虎閣忠貞故起羣盜所遇殘虐
戊子秋何騰蛟恢長沙檄忠貞援江西取道龍虎閣志
建恐疾引兵還騰蛟由是遂困時脩錫復督忠貞入衛
井埋木刊志建疾之設兵提防遂至格鬪脩錫為志建
所獲強留月餘會有江西宗室朱謀烈舊認志建為

父在志建營乘曹堵不睦欲陰構之于中取事脩錫夜
逸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圖復家志建率兵往索圖復
不與圖復家近猺獠貲財富素能撫集猺人遂與志
建戰志建誘殺圖復破其家圖復二子走猺獠恨志建
入骨志建銳卒亦盡矣清人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
守道州二十縣而已後志建言及此事甚悔幾至墮淚
誓殺朱謀烈

忠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至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猶

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峒抗節深山至是赴聞因命賚勅
趨李赤心往援途遇赤心赤心佯稱清兵已逼當亟入
衛因自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峒護之先行比入界口
守將張某利其輜重發砲斃峒而取之赤心既至屯德
慶州聲言欲清君側之惡行在震恐遣堵胤錫力解之
乃止

盜殺兵部侍郎程峒

峒吉安府進士舊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携歸
江右日與鄰里相鬪姻親郭之祥解之隆武丙戌授惠

湖添設巡撫盡室至粵西至是携家至忠貞營并胤錫
家屬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將利其多財殺而取之
兩家、屬殲焉

詔誅楊宏遠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見
程峒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宏遠不戒軍士奉勅勦之董
以砲碎楊三百艘宏遠伏誅乱兵殲焉

滇將趙印選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清入南京時印選同王一清王永祚出

滇勤王至江西吳浙俱為清有遇清將高進庫與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奮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投閣部何騰蛟已丑正月清人破湖南執騰蛟于湘潭楚地盡為清有三人相謂曰吾侪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亡暫依何閣部今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盍往焉收殘卒得萬餘宵走桂林留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路遇多行劫掠焦新興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

滇營之橫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留守亟詔新興語之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鬥兩軍皆感泣焦新興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始得釋因進印選開國公一清興宣侯王永祥宣遠伯以滇軍守桂林全州是為滇營焦新興守賜朔

焦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自白貴戰死趙興劉起蛟相繼誅
焦營自此弱矣

逸史氏曰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耶始安所統
焦兵最弱敵之輒大創之何以致此茅平菴僧為余
道劉將軍起蛟戰于虞山下帶首級垂馬下纍如
貫珠當是時口幾殲嗟乎此真將軍也獨白將軍貴
以戰死趙劉二將皆以細過誅嗟乎乃壞汝萬里長
城不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師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難使各勲
鎮同心協力上下和睦即傾國南牧豈能長驅也焦

宣國見余于陽朔舟中促膝而語淚霑下余與宣
先太師語弗省也一日余讀兔文正公傳先太師語
余曰今日無地可耕有城必守余曰設何容易惟焦

侯可符斯意耳太師默然

秋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張明剛
同圍永州

九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于潯州

乙未冬余同清凝上人避兵陽羨山中識公里次年春
公長子間關至楚覲公余欽敬者久之通家吳二公子

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末余喟然曰自成為率土大仇
其部雖無罪獨不念朱全忠故事耶先生之志則大矣
未幾余遊粵悉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
士初無入東粵意焚掠特甚行都近郊諸璫凜凜焉是
時韶璫鹵簿秉政每用強鎮之事脅天子復借天子之
權制朝士大抵崔胤故智也武岡則以劉承胤潯州則
以陳邦傳東粵則以李成棟而朝中之士又各值朋黨
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秦人劉湘客浙人
金堡舉朝側目稱為五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為

景行自附于正人之列至于凌轢官府侵軋同寮所恃
東諸侯也吳人吳貞毓張孝起吳霖朱士鯤燕人于元
燧蜀人程源趙昱豫人朱謀烈等皆朝中矯矯者遼人
馬吉祥上之倖臣也北人夏國祥以士人為內侍者也
俱心恨五人并忌東諸侯陰以陳邦傳為朱全忠李茂
貞不勝則寄徑于牧游而藉忠貞以佐邦傳故牧游入
朝激忠貞入東、人力圖中興以東土為行都是誰力
也若邊臣提兵咸入衛縻東土不能屯正竭東鎔銖不
能供億牧游無以應移先太師稼軒書云上有密勅東

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
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先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意復書
曰我輩不力事封疆聽人臯牢而起釁端非社稷福也
公無可奈何未幾公薨公長子以疾夭于忠貞營中公
之家屬死于德慶州亂兵蜀人武陵侯楊國棟每向余
悲之公之夫人獨留家困頓特甚今里中故國士大夫
有過而問焉否耶萬里孤忠骨銷塵土今日為公叙其
事不可謂無緣也已庚寅春余圖入蜀不果悶甚太師
手持一編至曰此堵太師之手蹟也弟世治春秋少有

異才堵太師數年之精神于是乎在子為之正之堵死
不朽矣余受命正其疑而刪其繁蕪兩月始畢封滇事
沸先太師又曰春秋于弑君之賊污其官瀦其室先帝
之變忠貞是由堵牧遊儼然錫其子侄何歟余唯唯嗚
呼華督弑殤公後有忠良世其家善及子孫惡止
其身亦春秋之義歟弟赤心勇于私鬪怯于公戰仍穿
窬之故智牧遊不省也依以為重猶童蒙之鶴云

清人破梅嶺治兵中寨

清耿尚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將高進

庫為嚮導道之枯樹清人舉火焚之引師屯中寨贛州
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餘人謂進庫曰南雄即
日可下也高謂柯曰南雄破當壽我四千金柯不應因
此不進余從清寨中間遊至行在語大司馬曰譬賊入
已入門戶猶睡熟不省耶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報捷

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與
戰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
一定軍士爭先赴敵死戰清人大敗斬首無算蛟麟却

走志建遣人赴行在報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成南雄次于韶州

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成南雄府為禦敵之
計成耀畏懦師至韶州止馬與南雄尚隔十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而靡獨
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徃征之軍師宋矮子曰
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至三海
關與三桂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

宜收兵回京又不從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巳午間忽見塵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間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奔至紫荆關遣本朝降將唐通守之通復降清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清騎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三夜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清大兵已至三千騎從中奮起金鼓齊鳴左右冲突内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湖廣至江西屯兵九江山中或曰黃州或一日單騎出至民

寨為鄉兵王姓兄弟所殺存兵三十餘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號一隻虎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祥往招撫不從後督師何騰蛟堵眉錫招撫之各受封號為忠貞營至是楚地已失計無所之佯入衛粵西郡縣受其荼毒陳邦傳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勳殊不知放虎自衛也師次橫州止焉赤心死必正統其衆其部下將領岳侯某病死于梧州淮侯劉國昌出懷集或曰降清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府界在南潯之間

十有二月王永祚張明剛敗績于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軍以陸師臨其一面清師李東斗堅
守五月食盡兵疲猶不肯下是月十二日會孔有德兵
至銜枚疾走逸出河外乘我不棄取我老營我兵自相
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甲兵而走百姓恨滇營之擄掠
也爭縛而獻諸清惟焦部將張明剛全師而還留守瞿
式耜頓足曰我畜銳卒兩年一朝奔潰豈天果不祚明
耶嗣後出偏師以恢楚者不可復問而粵西之門戶危
于累卵矣

清人屠南雄府羅成耀逃至韶州伏誅
清既屠南雄西上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何吾騶
輩餉至行在中途成耀劫掠密勅李元胤討之元胤遂
于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軍劫掠之罪

郝尚文以潮州降清
余里人朝行在道由閩中見郝尚文述潮州事
云尚文之子因在南京未降時已遣人通馬部院矣至

是遂以潮州降

馬部院
名目柱

庚永立四年 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南雄失守成耀棄韶報至行在震恐戒舟西上給事中
金堡爭之不得留守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于山雖良
驥不能莖合自成棟反正上有宣宇財賦繁盛十倍于
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借敵材官兵士南北相
雜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肇去韶千餘里強弩乘
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
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
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再上而已移肇抵

梧矣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
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遂留守之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兼管兩廣印務杜永和棄城奔
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堅守

盜掠廣西巡撫魯可藻新興侯焦璉遣兵討之盜奔龍虎

閔永國公曹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權稅官劉成玉利其貲欲
劫之可藻竊聞即放舟赴行在適舟柁壞不能行成玉

兵猝至撫標下趙玉已與成玉同謀遂無禦者劫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國軍兩國兵幾相向余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解之志建杖死成玉事始解

逸史氏曰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將相和則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與將亦然中興永國宣國皆有將畧永勤而器小宣勇而才疎小人間之遂至兵敗身歿豈不悲夫劉成玉平樂隸也為永國權稅將趙玉惠國公蒼頭也為撫軍旗鼓兩人始相好

繼相惡也撫軍在兩人臯牢中成玉覺撫軍于永國而撫軍不之覺也庚寅正月十日余送清凝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經畧東南謀寄徑龍虎關余因見永國語甚異余曰宋時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至將相之情扞格不通終于無濟文士且敗事况羣小諛佞輩乎永國心善余言而成玉遂以十四日提兵掠撫軍矣宣國聞變即日發兵靡平樂余在恭城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羣公固廉藺之交繼桓文之業乃忘君父之大

仇修細人之微隙天下後世以為此何等舉動哉永
國悟兵始解宣國兵多鄉人皆土著粵人心歸之永
國兵皆楚人以何圖復故犛獠士民恨焉是役也兩
人之構雖釋兩國軍士益立門戶如水火矣嗣後清
人襲曹關借犛獠之力清人襲平樂將士不戰疑為
永國兵嗚呼蕞爾一隅將帥如此尚何言哉

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劉成玉故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滇人孫朝宗入貢

朝宗一名可望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屠戮殆
盡、收蜀府金銀載入錦江為川將楊展截殺重貨悉
沉江中奪入貴州病死時李赤心已歸順朝宗慨然曰
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清享漁
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仍歸明朝力挈天下而還之一
雪此耻遂率衆入雲南會沐國公為洞蠻所劫即提兵
平蠻與沐結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武康伯胡執恭同
陳邦傅假堵牧遊令擅封朝宗為秦王矯詔所載崇之
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摠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

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四方定番侯皮熊首叅其不道
留守瞿式耜疏請斬胡執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朝宗
亦知封王非出朝廷意至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
馬一百疋自上書請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貴高必
正出疏爭之閣臣嚴起恒堅執不許由是怨兩人入骨

矣

慶國公陳邦傳帥師入衛詔杖禮科給事中金堡兵科給
事中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翰林
院侍讀劉湘客遣戍兵科給事中蒙正發

時詞諫諸臣多失人意羣輩伺權者指政所必去會陳
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湘客詔獄瞿式
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
爭之曰詔獄追贓乃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等事不可
祖而行之上頒勅命四人罪狀皆宦官意勅出忌者之
手式耜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蜚語橫加開天下
之疑失遠人之望凡七疏皆不報詔杖金堡丁時魁削
奪袁彭年劉湘客蒙正發亦遣發

逸史氏曰嗚呼桂之士也奚俟庚寅之十一月耶詔

獄興而亡于是乎在矣武岡之難上馳太后中官騎
錦衣馬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舍其人供
神宗像與上貌類上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
其家諸天人悉從有一學士侍側一鬚而魁梧者曰
此蘇軾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此李泌山人也士人
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似山人奇寤因自揣曰當中
南坐者豈當今天子耶跪而進膳上受之大駭羣鄉
人環視各具雞黍吉翔慰之翌日土司庫祐始來朝
庀器用具卒乘黃金刀若吉翔者真患難君臣也

吉翔倖上時窺太后墜大怒欲殺之大司農吳貞毓
當成棟反正時又勸上蹕五羊又以縣令薦子成棟
得賄八百金成棟輕之墜奏其事二人恨墜入骨劉
湘客貧丁時魁富金給事刻意清操有所需求輒資
于二人二人有彈劾或敲骨或吸髓則以金給事先
之表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苗裔也反正後與東
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每除、輒出五人手每
一令出五人自伐其功遂為衆的道路以目上移蹕
梧州陳邦傳自潯州入衛遂下四人于獄而疏彭年

留守閔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于泣下七疏
申救而吉翔貞毓及朝士并恨留守思中傷不遺力
矣留守文臣不嫻兵凡所以彈壓勳鎮號令諸軍者
惟曰借爵賞以勵將士也從來勳鎮不得獻士于廷
是時吉翔秉政督撫有疏尚稽遲勳鎮薦人朝拜疏
而夕下矣一日軍餉以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
林灌陽入永固義興入宜章惟靈田臨桂二縣督撫
得專資焉滇管舊為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全撫
馬光匿穴中餉道絕趙印選懇之朝司農牒二邑之

餉與之錢穀之出入并不在督撫矣嗚呼名為留守
不知何藉可守號為督師不知何師可督哉自入桂
以來列較勳鎮可以推腹心共患難惟宣國一人耳
印選軋之駐平樂矣鞭長難及又恐其復合也每師
退必曰焦兵來桂截老管也自全退榕江榕江退木
黎嶺莫不皆然夫以熒、一桂杆江南半壁剪其手
足掣其肘腋城無一卒庫無一錢雖武侯復生亦柰
之何留守時為余言藪、欲淚可傷也已欽宗之棄
李綱也出之于外秦檜之殺岳飛也罷其兵權今更

仇讐事之方面托之委国于仇委仇于敵用之而即
殺之奸臣之誤国也愈出而愈奇矣先太師以余善
理財余曰蕞爾国惟錢法鹽政屯田三事耳遂開錢
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請于朝東省行錢則以錢易
鹽以鹽使民地可漸闢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
西其肯濟廣西耶印選一日來小東臯忽發大言請
餉恢永余曰全州無敵柰何棄之而欲他圖乎楚師
數萬食粵地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敵來何以應
金給事曰今日敵來諸君肯降耶敵亦何屑受君等

降耶余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衝
鋒出奇兵一軍屯田充餉印選勃然曰屯田須牛種
練兵須足食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
自有天授印選默然余因嘆曰外患可禦內宄難除
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嗟乎一桂林也在內
則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勳鎮日夜圖維以亡桂
為事而一老臣拮据其中此寔難矣桂亡時余遇李
元膺于梧州云朝士聞桂警有酌酒稱賀者嗚呼獨
何心哉獨何心哉

趙印選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清人
入桂林督師閣部臨桂伯瞿式耜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
不屈死之

十月初五日清人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清王永祚
佯以分餉入桂林榕江其空壁也武宣侯楊國棟宣武
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榕將軍未見敵而四潰留守發
使趣印選兵出城中大亂沿途驅掠留守令戰不得
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而鳴鑼聲繞
城靖江王及綏宣侯蒲纓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

于官中留守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
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曰去何之從一清
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
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遁遣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
過東江不及家來留守署留守喜曰敞至我死不孤矣
敞曰公將何行留守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
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牽三馬至跪而請曰
公為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尚可號召諸勳再圖恢

復留守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口
口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
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来二三
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乞一函而訣留守曰我重負天子
尚念及兒女耶亟揮之曰去毋亂我厥明清兵入二公
冠帶南面坐清兵望見以為神不敢入乃發千人圍留
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
留守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留守
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曰汝何人

左右命之跪敞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溺器時
誰為汝跪有德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之後也敞曰汝
等已為犬羊辱侮先聖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
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折足強作跪狀敞大罵不屈
牽去將斬之留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
礼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
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為清將賜稱王擁
衆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
矣語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清自甲申乘闖賊之變驅

馳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一縣之破至一州之亡
天時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數年于茲屢挫
強兵能已見于天下尚誰為乎不轉禍為福建立非常
以事明者事清無憂富貴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留
守曰汝為丈夫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
孤未幾甘為口口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尚得以時務富
貴欺天下男子耶昔少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
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且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
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

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尚蒙耻于腥
羶中逐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有德知不可屈愈欲降
之總督叱曰痴口口豈有天朝大臣降口者乎有德愈
重之館二公子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帳飲食如待上賓
留守日與總督慷慨廢和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燦
皆留守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
何代無之生人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薙髮為僧自
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焉豈僅守拘儒之節耶留守
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即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

東明閣身錄
識人倫何為了悟賦詩倡和自若見浩二人見其至誠
喟然曰此真正人不敢復言會留守遣死士遺焦璉書
極言清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
我為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
請二人留守方食撤與總督振衣同出留守曰我二
人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總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
死所清人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變洋々如平時總督
藏一白網巾于懷至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
見先帝至獨秀岩下留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

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近
士民莫不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錦衣衛楊芳齡
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留守知不可守遣坐營制勝將
軍徐高賚印謝表赴行在道阻匿陽朔山中清人攻瑤
洞獲之至是亦同殉難滇營一卒怨總督剗其心食有
德怒而殺之阿達哈哈又一拖沙刺哈方馬蛟麟蒞殺
雅重留守命以蘆蓆覆之加土于上越三日侍御姚端
留守門下士也楊藝入王邸謀殄兩公啟視留守刃血
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兩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

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宣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于風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于旁同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云留守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襲臨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辟朝同南大司馬魯可藻御史朱田林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四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清將馬蛟麟

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譖于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奚問焉九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于城隍忽見官詹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歸以告有德大駭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昌文遂

遷留守柩于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與夫人合葬
焉總督無子惟一女遣兵部主事吳重義改葬之晨夫
婦適至人謂忠義所感云清凝上人者陽羨人真誠不
談禪能急人難從予入粵留守愛而禮之桂陷時適在
昭平同留守次子元銷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元
銷失于路清凝倉皇入桂林而留守已歿清凝結廬于
柩側朝夕焚香種蔬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依不忍去元
銷有至性三月航海覲親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粵西
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可哀也矣或曰已死或曰入滇不

知所終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往：重考終命余以為非也
士生亂世不能馬革裹尸亦當肆諸市朝余乙酉詹
世勲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我戊子己丑虎狼
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刀鎗劒戟不能死我是書
既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死固甘心
矣因作長歌

程